

高爾基五週紀念特輯

目錄

劇幕	不要把活的交給他(高爾基原著)	許幸之
獨	地窟(高爾基原著)	金明
	高爾基永遠在千萬人的心裏(論文)	俞荻
	最後而最好的回答(詩)	之民
	杜拉(高爾基作)	朱維基譯
	瑪珂夫和蜘蛛(高爾基作)	司馬城譯
	朗讀「夜店」的高爾基(加察羅夫作)	何遜譯



世界文藝叢刊第一輯

景
枝

世界文藝社出版

世界文藝叢刊

高爾基五週紀念特輯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2519B



世界文藝社出版

世界文藝叢刊第一輯

版權所有
必究

實價一元二角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出版者
世界文藝社

發行者
世界文藝社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不要把活的交給他

許幸之

時間

寒冷的早晨

地點

某鎮的作坊

人物

阿毛、金扣子、杭三、王小二、唐大、老陶、周起、巧雲、

清水狼熊。

佈景

這是一所深藏在地下室裏的燒餅店的作坊。四周的牆壁非常潮溼，全用磚石砌成，有些地方已經破舊不堪，滿壁都是斑痕。迎面的牆壁上開着厚窗，窗台已經潮溼得發霉。窗上用一根一根很密的鐵柱撐着，使得室內和室外完全隔絕，不能傳遞任何東西。窗外的地面很高，下着雪，隱約可以看見屋外的雪景。窗沿上掛着冰柱，被多年的麵粉遮沒了玻璃，陽光絲毫不能透進。左首的牆角上有一道很厚的板門，上面扣着磚石，這是防風雨用的自由開

關的砰碰，由門而下，大約有四五級階梯方始到地，可見得外面的地基比裏面高出幾尺。沿石階而下，有一座烏黑的窗台，這是專爲烘餅與蒸饅頭用的鍋爐。上面有大塊的鐵板和蒸籠，下面開着兩個用火磚砌成的火眼。但被多年的煙火熏得漆黑，並且滿佈着塵埃和蛛網。室中靠右首的地方，設着一張很大很厚的長方桌，桌上堆滿了生麵糰，和已經成形的糕餅。四周圍繞着五六隻高凳，桌上堆滿了麵粉袋，點心盆，和一些搓麵糰用的木棍與什物。但到處都積蓄着白粉的塵埃，甚至連工作人的頭上，肩上，身上都積着麵粉，一個個像半死的雪人一樣。

幕開

在這地獄一般的地窖裏面，他們這一羣像半死的雪人形的工人，就活像六架機器，從早到晚在那兒工作。搓麵糰，捏麵餅，烘麵包，蒸饅頭，各人幹各人的手藝，但總是無精打彩地打着呵欠。爐眼中的火燄，就好像野獸一樣地張大着嘴，熊熊地閃動着火光

。這六個無生氣的人，把憂鬱悶在心頭，彷彿一切的話都說盡了。除掉各人偶然互相視察各人臉上的表情之外，其餘的時間都守着緘默。有時，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就像疲倦的馬一般地低哼着。起初是一個人獨唱，其餘的人沉默地靜聽着；然後，又有一個人和唱了，其餘的人也不知不覺地跟着合唱起來。於是，這歌聲，在這沉悶的地窖中，變成唯一的活力，像波浪似的向前滾去，聲音愈來愈響。到後來，這歌聲變成唯一能發洩胸中氣悶的東西了，於是，大家索性拉開破毛竹一般的嗓子，唱起來，甚至擾亂了鄰舍的安寧，也死人不管。彷彿從這歌聲裏，可以喊出奴隸們所受的痛苦，又彷彿在他們閉着眼睛的幻想中，開着一條光明而又寬闊的道路。

唱不完的呀，

我們心頭的苦悶。

流不盡的呀，

我們身上的汗臭。

吃不飽的呀，

我們肚皮的飢餓。

受不住的呀，

我們奴隸的痛楚。

忍耐吧！忍耐吧！

世界總不能永遠黑暗，

光明唯有自己去尋求。

一陣瑟瑟的播門聲，把他們的歌聲鎮壓下去，接着是一陣粗魯的謾罵聲，從門外傳來。

清水（聲）媽的，你們這些囚犯！……飯又吃飽啦？……儘在那兒嚷嚷些甚麼？……老子雇你們來做軍用餅的，不是叫你們來唱歌呢！哼，要是再

他媽的不識抬舉，老子就用刺刀割下你們的舌頭，省得像烏鴉一樣地亂嚷嚷！誰要是再嚷誰就給我滾開！老子不希罕你們這些王八蛋……我可以告訴你們，大夥兒放安穩些，別把老子惹上火來！

（這侮辱的罵聲，很有效果地，把一切的擾攘鎮壓下去了。於是，各人又繼續他們的作業，地窖中，立刻便回復到死一般地沉寂。大家氣憤憤地重行捏起麵糰，阿毛格外地緊把風箱拉得呼呼作響。）

金扣子（忍不住胸頭的怒火，把麵糰往下一扔）他媽的，不幹就不幹得了，有什麼希罕？老子本來就不想幹了。

老陶（拿下嘴裏的焊煙袋）小老子，你輕聲點兒好不好？回頭被那個狗熊聽見了又是麻煩。……

金扣子（暴躁地）聽見了怎麼樣？怕他把老子啃掉？只有你胆小，樹葉掉下來怕打破頭的傢伙！

唐大 別這麼講，金扣子！你們都還年輕，沒有家累。可是，老陶上年紀

了，一家大小幾口子就靠他過活呢。一天不做，一天就得餓肚皮。

杭三（疑視他一眼）照你這麼說，唐大，我們就應該像龜孫子似的做到死麼？

周起（感慨地）哼，想一想咱們在這兒幹的什麼玩意兒吧？弟兄們！咱們從早做到晚在這兒做「軍用餅」。罪名是「資敵侵略，屠殺同胞」。一旦被××隊逮住了，媽的一個個的腦袋就得搬家。

唐大 什麼？周起！被逮住了腦袋就得搬家……照，照這麼說，幹這玩意兒，不簡直就是……

阿毛（拉着風箱）唔，也差不多。

金扣子 你還以為不是嗎？

唐大 那麼，大夥兒早就應該丟手啦，爲什麼還要幹到如今呢？

老陶（吸了一口煙）爲什麼？老弟！爲着活呀 一個人生在世上總得要飯吃；爲着吃飯，什麼味良心的事都得幹。

金扣子 哼，爲着吃飯，人家要你死，你就死嗎？媽的，你天生就是個壞種！

老陶（拔下煙袋）你說什麼？你！

王小二（勸解地）別吵好不好？咱們中國人就只知道鬧內鬨。

杭三 大夥兒不團結，也難怪被人家欺負。

唐大 照這麼說，大夥兒應當怎麼辦呢？

老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唉！沒有辦法，就是做牛馬也得做，不做就挨餓！

周起 不過，老陶！要知道像咱們這麼做法，只是把自己一天一天地做瘦了，把敵人一天一天地養肥了。

金扣子（丟下糕餅）周起！我看祇有大夥兒不幹！

阿毛（停下風箱）對了，大夥兒不幹！

杭三（嘲笑地）哈哈……阿毛有種！

阿毛 唔，怎麼樣？

王小二 (豎起大拇指) 刮刮叫！

金扣子 依你說怎麼啦？

王小二 (挪揄地) 我說呀，爲着一個人大家就非幹不可。

阿毛 爲誰呀？王小二！

王小二 你們猜猜看。

金扣子 還不是爲那個狗熊嗎？

王小二 你恰恰猜錯了，老弟！

阿毛 噢，我知道了。

金扣子 誰呀？阿毛！

阿毛 你是說巧雲嗎？

全體 巧雲？

金扣子 巧雲？

王小二（嬉皮笑臉地）那還用問嗎？

唐大 對了，大夥兒都爲着巧雲！

杭三 老實說：不爲她大夥兒老早就幹不下去了。

老陶 不錯，巧雲這丫頭，的確是惹人喜歡，要不是爲她，大夥兒也不會幹

到如今。

周起 唔，巧雲就好比天上的一顆星，要不是爲了她，誰，他媽的願意死在

這黑洞洞的地獄裏啊！

杭三（捏着糖餅）巧雲這小丫頭也真長得可愛，笑起來笑得那麼甜。

王小二（俏皮地）唔，就像你手上做的糖燒餅一樣甜。

金扣子 皮膚生得又白又嫩。

杭三 唉，就像你手上捏着的麵糰一樣地白。

王小二 明兒來給金扣子做個媒好不好

全體（哄笑）哈哈……

金扣子 他媽的！

杭三 呵？金扣子不要？

王小二 那麼，就讓她嫁給阿毛嘍！

阿毛 少要撒屁好不好？

老陶 說起來，誰要是討了巧雲這丫頭呵，才真是福分呢。連城裏的大姑娘，也找不出幾個人像她這樣的縹緲的。……刮刮叫。

唐大 那個嘴巴上的顏色啊，老是那麼通紅紅的。一雙滴溜溜圓的眼睛，就像狐狸精一樣的迷人呢。

杭三 喔，怪不得唐大這响被她迷得那麼昏頭昏腦咧！

王小二 也難怪，連老陶這兩天夜裏都在說夢話了。

金扣子 可是，巧雲的脾氣可真壞，簡直像一隻母老虎。

阿毛 活像我們家裏那隻淘氣的小貓兒。

周起 我說呀！最最可愛的是，誰都想不到那麼一個頑皮的小丫頭，會綉得

那麼一手好花。

杭三 唉，可惜就像一隻綉花枕頭，滿肚子的都是稻草。

周起 這因為她生在窮人家裏啊，要不然，她不也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學生嗎

？

金扣子 怎麼，巧雲今天爲什麼還不來？

杭三 你急什麼？還怕她不來嗎？

阿毛 她每天總要來討燒餅的。

王小二 金扣子大約是在想她了。

金扣子 他媽的！

阿毛 少要撒屁！

（此時，在那個飄着雪花的窗外，出現了一個玫瑰色的血紅的面孔，和一雙活潑潑地圓眼睛，向窗裏窺探。同時，發出了她那柔和而又清脆的

聲音向窗裏叫喚着）

巧雲 喂！小犯人們！給兩塊燒餅給我好嗎？

（這晴朗的聲音，就像音樂似的有一種魔力，使得大眾都轉過臉來，盯睛地望着窗外。她把面孔緊貼在窗上，鼻子和紅色的小嘴唇擠在玻璃上，動着她的小手）

巧雲 怎麼樣？小犯人們！燒餅有得多嗎？

金扣子 有得多，巧雲，你進來好了。

巧雲 狗熊不在這兒嗎？

阿毛 不在，快點兒進來好了。

（小面孔便在窗前隱沒。然後聽見唱着歌，隨着腳步的聲音推進門來，巧雲便在離開地面四級高的階台上出現了。大家的頭前傾後仰地望着她，她像小鳥似的，活潑地跳下階台，手拉着腰裙，就像貴婦人拉着長裙似地走到爐灶跟前。）

巧雲 你早啊！周起！

周起 你早，巧雲，從那兒來的？

巧雲 從家裏來。

周起 此刻上那兒去？

巧雲 上工去。

周起 吃過了沒有？

巧雲 沒有，是到這兒來討燒餅吃的。

周起 (隨手拿了幾塊烘餅給他) 吶，先拿去點點心吧！

巧雲 謝謝你呀，周起！

阿毛 (拉着風箱) 今兒開心嗎？巧雲！

巧雲 我天天都開心。

阿毛 不，我是說外面下那麼大的雪。

巧雲 知道，雪下得越大越開心。

阿毛 咱們回頭去推雪人兒玩好吧？

巧雲 好呀，還可以打雪杖。

（她嚼着燒餅，走近老陶他們的長桌前）

老陶（噴着煙）喂，巧丫頭，你媽媽在家嗎？

巧雲 在家。

老陶 爸爸呢？

巧雲 也在家。

老陶 在家幹什麼？

巧雲 還不是躺在牀上抽大煙嗎？

老陶 唉！黑處裏來的錢，還是往黑處裏花。

（走近唐大跟前）

巧雲 你這是在做什麼東西啊？唐大！

唐大 做糖大餅。

巧雲 嘿嘿嘿……「唐大」做「糖大餅」？好笑。

(走近杭三)

巧雲 你在這做什麼呀？杭三！

杭三 做包子。

巧雲 幹什麼用呢？

杭三 餵豬的。

(全體哄笑，她又走近王小二)

巧雲 你呢？王小二！

王小二 我在這兒做花捲。

巧雲 (打趣地) 這也是餵豬的嗎？

王小二 不，不，這是餵狗熊的。

(全體哄笑，巧雲走到金扣子跟前)

金扣子 我想請你一件事，不知道你肯不肯？

巧雲 又有什麼好事找着我呀？金扣子！

金扣子（從衣服上拔下扣子）請你給我縫一縫扣子。

巧雲（拿起扣子看一看）唷，這是金扣子嗎？我不敢縫。

（全體哄笑，她把扣子拋向窗外）

巧雲 還有別的什麼事找我嗎？你倒想得怪不錯的啦！

杭三 可是，巧雲，如果有一個人找着你幹什麼，你可別理他呀！

巧雲 誰會找着我啊？你又見鬼了。

杭三 謹防那個狗熊找着你。

巧雲 他找我幹什麼？

王小二 就怕他勾引你。

巧雲 別放屁了。

王小二 真的，巧雲，據說這兒的綉花姑娘沒有一個不給他糟蹋過的。

巧雲 可是他別做夢，別想來碰一碰我。那麼一個蝸牛眼，兩劈「仁丹」鬚子，走起路來就像僵屍鬼，罵起人來比倒馬桶還要臭，我會看上這麼一

個缺德鬼嗎？哼，滾吧！

唐大 對了，這傢伙簡直不是人，連畜生都不如。

老陶 除掉賭錢，喝酒，玩花姑娘之外，一股腦兒沒有好事幹出來。

巧雲 可是，他倒會說一口的中國話呢。

王小二 那有什麼希罕？專爲跟女人吊膀子用的。

杭三 別說希罕不希罕吧，老哥，有些女人竟會受他騙呢。

巧雲 那叫活該，我看見他連隔夜飯都要嘔出來了。

唐大 可是，巧雲，咱們天天都在替你担心的。

巧雲 爲什麼？

周起 因爲咱們大家關在這籠子裏，就像無期徒刑的犯人一樣，一天到晚幹

這種牛馬一般的生活，真恨透了。

巧雲 那你們爲什麼不早點兒走開呢？

周起 走，總有一天要走的。可是只要有你們，咱們就是再在這兒幹上五年十

年都情願。

巧雲 真的嗎？

周起 真的，巧雲！你是咱們的。有了你，咱們就好像看見一盞燈一樣，大家就會開心了。如果沒有你，在黑洞洞的牢監裏，一天也活不下去呀！記住吧！巧雲，你可千萬別跟那個當兵的狗熊弄了去，我們大夥兒都恨透他了。有你，咱們還有一線希望。如果你要離開了咱們，咱們連什麼都完了。

巧雲 你們放心吧！小囚犯！只要你們天天給我大餅吃，我就是你們的人。

周起 來吧，巧雲，這一鍋燒餅烘得頂好，來，用衣兜兜上。

（巧雲敏捷拉起圍裙，走到爐灶前，周起把一鏟子最黃的燒餅拋到她的衣兜裏。）

周起 趕快走吧，巧雲！別給那個憲兵瞧見了，抓住你。

巧雲 好，等會兒見，可憐的犯人們！

（她像一隻小老鼠似的，快步地踏上階台，一溜煙地逃跑了。但他們都很津津有味地在議論着她）

唐大 這個小丫頭，就真有點兒替她担心。

老陶 唉，恐怕遲早要落在那個狗娘養的手裏吧！

王小二 這會兒誰也說不定，我們等着瞧好了。

杭三 小丫頭生得那麼縹緲，狗熊看見了也不見得不想揩揩油吧？

金扣子 我看巧雲沒有那麼下賤。

周起 不過，誰也禁不住一個浪人整天地跟她們胡纏。威逼利誘，什麼卑鄙齷齪的手段都做得出來。

（這時忽然聽見一陣帶着醉意的粗暴的異國的歌聲，由遠而近，這時，全屋的空氣即刻緊張起來。）

老陶 唉，別做聲！

阿毛（機警地）聽！狗熊來了！

金扣子 光景黃湯又喝多了，聽他媽的橫七豎八地吹牛吧！

（突然砰的一聲，把堅厚的板門用腳踢開，喝得泥醺爛醉的清水，穿着一身黃呢制服，腳上套着一雙帶刺的長統馬靴，一手握着酒杯，一手提着酒瓶，立在最高層的階台上，搖擺着身體。舉起杯，高聲地嚷着）

清水 萬歲！萬歲！萬萬歲！

（將滿杯的酒一飲而盡，然後搖幌着脚步走下階台，全體起立鞠躬，但金扣子與阿毛倔強地不肯低頭，周起傲慢地用鏟子刮着爐鍋，并不理睬。

全體 你早啊，老總！

清水 早，夥計們！

周起 請你把門關上，外面冷得很。

清水（關上門走近他）你怕冷嗎！老周！來！喝一杯酒吧！

周起 我不會喝酒，老總！

清水（輕蔑地）酒都不會喝？你這傢伙真不識抬舉！

（端着酒杯走近老陶）

清水 來，老陶，這杯酒該你喝！

老陶（謙躬地）對不起，老總，我不能喝酒。

清水 爲什麼不能喝？

老陶 因爲……因爲我有咳嗽病。

清水 什麼咳嗽病不咳嗽病？我要你喝！

唐大 他有癆病，老總！他不能喝酒。

清水（蠻不講理地）不能喝也要喝，（對喝）老子命令你喝！

老陶（屈服地）好，好，我喝！我喝！

（老陶喝完後一陣咳嗽，伏在桌上痛苦異常，清水仰頭大笑不止。各人臉上現出忿忿不滿的神色。他又喝了一杯，抹一抹嘴角和小鬍子，坐在

階台上）

清水 喂，你們這兒綉花姑娘都還不錯啊！

唐大 (見別人不理他，不得已應酬他一句) 是的，都還好。

清水 一共有多少綉花姑娘啊！

(他們當中互相看一看，有幾個露着意味深長的表情，有幾個人笑起來。但依舊沒有人理他，唐大逼不得已地同他周旋)

唐大 聽說一共有二十來個吧？

清水 喔，二十來個？(對唐大擠一擠眼) 你們都拚命地拿她們開心嘍？

唐大 不，我們不會。

清水 吊吊膀子有什麼關係呢？

杭三 (低聲地) 這種把戲，我們一個也不內行。

清水 (把全屋的人打量一眼) 唔，是的，你們是不行，這種事於你們是不大

相宜。

王小二 (自言自語) 再說，我們這兒也沒有吊膀子的能手。

清水（肯定地）對了，你們大家都還不够資格，看你們這種面黃肌瘦的樣子，一個個都像鬼，那兒談得上吊膀子呢？呸！……

周起（諷刺地）再說，我們整天到晚的做工，也沒有吃得那麼空。

清水 對啦！你們要知道吊膀子不是一件容易事啊？呸呸呸像你們這種骯髒相，簡直像叫化子一樣，誰會看上你們呢？你們要知道，女人第一是喜歡錢，第二是喜歡強壯，第三是喜歡穿得好，吃得好，一切都講究。唐大 對了，像我們這樣自己都養不活自己，那配談什麼女人呢。

清水 不錯，像你們這樣簡直像個瘟鬼，女人看見你們逃也來不及，那兒會看上你們呢？玩女人第一要有武力，第二要有錢，第三身體要強壯，就像我這樣。（他袒胸捲袖，滿身黑毛，對大家示威）呸，呸呸可惜你們中國人個個都是灣腰駝背，個個都像他媽的癆病鬼，女人那兒會看上你們呢？

老陶 可是，老總，像我們這樣一天做到晚，怎麼能不成癆病鬼呢？

清水 在我們國內我會吊過上百個女人的膀子，沒有一個女人不愛我的。只要我向她們招一招手，或是向她們擠一擠眼睛，她們連魂都沒有了。呸……有時候，每天換一個，有時候一天換兩個，有時候一同五六個倒在我的懷裏來，有時候簡直像蒼蠅似的一大羣的女人跟着我，我簡直都應接不暇了。呸……（他說完後，又得意地舉起酒瓶喝酒）

金扣子（低聲地對阿毛）媽的，他吹牛吹得這房子都要炸了。

阿毛（低聲忿怒地）也好，讓房子倒下來壓死這王八蛋！

（他一口氣喝了半瓶酒，痛快地吁吁了一口氣，啞啞嘴，然後，從胸前掏出一塊綉花的手絹，抹一抹修得齊整的小鬍鬚。然後，驕傲地把手絹在空中一揚。）

清水 你們猜猜，這條手絹是從那兒來的？

（大家看一看揚在空中的手絹，沒有人理他）

清水 連這個玩意都猜不出嗎？你們一個個真像蠢豬。呸呸呸，這是我從綉

花姑娘王小妹那兒搶來！像這種綉花的東西，我那兒多得，枕頭，襯衫，襪子，要多少有多少。……哈哈，綉花姑娘個個都是我的相好。哈哈……

哈哈……

（指手劃脚地吹牛，又倒滿了一杯，一飲而盡，大家互相傳視着）

金扣子（嗜嚶着）哼，可是有一個人就別夢想。……

清水（跳起來）什麼？你說什麼？

阿毛 嘆！（吐一口吐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清水（將酒杯摔碎在地上）媽的，你這畜生，你罵誰？

阿毛 沒有，我沒有罵你，我是罵金扣子的！

周起（惱怒地將鏟子在爐板上猛烈的刮着）哼，只要敢拔她一根汗毛！……

清水（掉過臉去向他）喂，夥計！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周起（仍舊刮着鏟子沒有回答）唔！……

清水 怎麼？怎麼回事啊？

周起（向他眨了一眼）沒有什麼——隨便講罷了。

清水 不，等一等！（走近他）這是什麼意思？什麼叫不敢拔她一根汗毛？

（周起還是不理他，只是傲慢地用鏟子在爐灶上不斷地工作，把那些烘好的燒餅取出來，很響地撒在地上，他似乎不屑跟那個憲兵談話的樣子，那個兵陷入一種不安的狀態中，更進一步地走近灶前，祇是呆立着看住他。）

清水 不行，告訴我！你一定得告訴我！你說什麼？你說我不敢拔誰的汗毛？你侮辱我！媽的！沒有那個中國人敢同我說這種話。……沒有過……你他媽的居然敢同我說這種話？你！

（於是，全屋的人，都停止了工作，都在冷眼瞧着他們，自然，他們是希望周起得勝的。清水用目光掃一掃四周，有些尷尬的樣子。但爲了維持自己的威力，便大聲吼起來。）

周起（凝視着他）我？我怎麼樣？

清水 不行，你一定得說！

周起 (突然轉過臉而且反激地向他) 說？說什麼？

清水 你說，誰？

周起 我說，你！

清水 我怎麼？

周起 你不敢！

清水 你說我不敢？

周起 唔，你就不敢拔她一根汗毛。

清水 我不敢拔誰的汗毛？

周起 拔她的汗毛！……

清水 (搔搔頭皮) 她？她是誰？

周起 我說巧雲。

清水 巧——雲？

周起 唔，那個綉花的小姑娘。

清水 (強笑) 噢，哈哈……原來你是說她呀？

周起 嗯，你敢拔她一根汗毛嗎？

清水 哈哈……說了半天，原來你是說她呀？哈哈……

周起 嗯，怎麼樣？

清水 哈哈……這算得什麼？(向地上吐口痰) 嘿！

周起 你敢碰她嗎？

清水 你等着瞧吧！

周起 好，我等着瞧！

清水 不消半天工夫。

周起 你真會吹牛啊！丘八爺！

清水 說不定只要二十分鐘。

周起 你打算用手槍嚇唬她嗎？

清水 笑話——王八蛋才用槍。

周起 (反撥地想得他的槍) 王八蛋才會相信你的話。

清水 (從皮套裏掏出槍交給他) 不相信就把槍交給你！

(周起望他們擠了一眼，大家互相警視，不發一言，一心等待着事情的發展)

周起 (接過鎗) 好吧，大丈夫一言爲定！

清水 (和他握手) 二十分鐘過後，我要教你認識認識我清水的本領。

周起 滾出去吧，丘八爺！你礙我們的事！

清水 (酩酊大醉地) 只得二十分鐘，包可以弄巧雲到手！

周起 (大聲地舉起鎗) 我要你滾出去，你妨害我們的工作！

清水 好吧，我走，二十分鐘之後，你們瞧着好了。

(他哼着猥褻的異國情歌，蹣跚地走上階台，等他剛一出門，大家就鬨然起立，一齊圍攏在周起的周圍，紛紛地喧嚷起來)

老陶（怕事地）周起，你這樣惹起了一樁大禍，弄得不好啊！

周起 怕什麼？一人做事一人當！

唐大 唔，當兵的剛才受了委屈，結果是報復在巧雲的身上，你反而把他提

醒了，周起！

金扣子 我說不要緊，記得去年這狗熊還沒有來的時候，那個流氓想調戲她，結果，被巧雲打了兩個巴掌跑了。

阿毛 上兩個月金扣子的哥哥，金老三不也是一樣嗎？

王小二 唔，這會兒恐怕要挨到金扣子吃巴掌了。

金扣子 他媽的！

阿毛 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

周起 咱們現在好像跟閻王打賭，誰勝誰負都不管，反正咱們這邊的賭徒是

巧雲，非同這丘八孤注一擲不可。

阿毛 周起，如果他這一回賭輸了，你說他會滾蛋嗎！

周起 這誰也說不定，也許他會覺到自己不能下台就滾蛋，也許他會更辣毒地報復咱們。

金扣子 如果這狗熊老着面皮不滾蛋呢？

周起 咱們大家就先滾。

阿毛 滾到那兒去呢？周起！

周起 滾到那兒去嗎？老弟，滾到自由自在的地方去！

阿毛 (恍惚地) 自由自在的地方？

周起 唔，(堅決地) 咱們總不能待在這黑牢裏過一輩子啊！

金扣子 去？周起，我跟你一塊兒去，我老早就不想幹了。

阿毛 我也去，金扣子，我們大家一齊去。

唐大 只要比這兒好一點兒我也想去。

老陶 你們打算上那兒去啊？

周起 投奔新×軍去。

全體（驚異地）投奔新×軍去？

周起 唔，只要渡過這一片大湖，爬過那座高山，就可以看見自由自在的天地了。

全體 那麼，我們一齊去！

老陶（猶疑地）去是去，可是他們會收留我們嗎？

周起 爲什麼不收留？只要咱們能刻苦，耐勞，背得動槍桿，下得下決心，他們總是歡迎的。

阿毛 你可有熟人在那裏嗎？周起！

周起（得意地）自然有，我的堂房弟弟就在那兒，他從前是個學生意的，現在，居然做起什麼指導員來了。他前次寫信給我，說那兒怎麼怎麼好法，要我也放下這倒楣的手藝，跟他一塊兒去幹。他信上說，只有堅決地幹；咱們窮人才有翻身的一天。

唐大 幹吧！老百姓吃苦也吃得太多了。

老陶 唉，我們的活罪也受够了。

周起 不過到那邊去，也許會比這兒還要苦，可是精神上却要比這兒痛快得多。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釘着咱們耳朵根子講大話，吹牛皮，罵咱們，打咱們，侮辱咱們了。

杭三 我說，周起，只要我們能夠到那邊去，吃苦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大家個個都是吃苦頭來的。

王小二 至於做工吧，我們能替鬼子做工，難道不能替自己人做工嗎？

金扣子 對了，王小二的话我贊成。媽的，（拋下麵餅）摔下這玩意兒，咱們大家一齊走！

阿毛 走，（放下風箱）要走咱們今會兒就動身。

杭三 走是走，可是，有一個人你們別忘了。

阿毛 誰呀？

王小二 巧雲你們別給漏了。

金扣子 喔，你是說巧雲呵？哈哈。……

杭三 笑，笑什麼？

王小二 你難道打算把她交給鬼子替咱們照料嗎？

金扣子 誰說把她交給鬼子？

杭三 就不怕巧雲被那個狗熊糟蹋嗎？

阿毛 不會的，杭三，我說巧雲不會的。

王小二 不會的，你能保險嗎？萬一被那個狗養的弄上手呢？

阿毛 (咬牙) 哼，只要他敢拔巧雲一根汗毛。

金扣子 (拔出小腿裏的小刀) 媽的，老子，就送他回老家！

周起 (鎮定地)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金扣子！咱們能帶巧雲一塊兒走最好，

萬一被那狗養的弄上手，那就是咱們全盤的希望都完了，他也別想活下

去！

阿毛 萬一事情有了變化呢？周起！

周起（套出手鎗來揚示着）如果，他把咱們最後一線希望都毀了的話，（咬

牙切齒地）媽的，與其把她活的交給他，不如把死的交給他！

（忽然間，一陣男女的追逐和調笑聲從窗外傳來，大家像受了雷擊似的，互相凝視着啞口無言。接着，那帶着喘息的輕快的脚步聲，和帶着琅瑯之聲的馬靴的奔跑，雜着笑謔地略過窗邊。於是，大家不約而同地一齊擠到窗口，並且一齊揩拭了被麵粉遮蓋了的玻璃）

巧雲（聲）你讓我走吧，清水，等一會被那些綉花的姑娘們闖了來很不好。

……

清水（聲）這怕什麼？巧雲！她們個個跟我相過好。……就另有你，……來，來，相個嘴！……

巧雲（聲）不，你放我走吧！好清水！回頭被那個屋子裏的捍麵師傅們瞧見了，他們會笑我的。……

清水（聲）這有什麼要緊呢？巧雲！那些傢伙都是我出錢雇來的，全是些畜

生！他們一個個就像猴子一樣被我關在籠子裏，誰敢來笑話你呀？……來，給我相個嘴。

（一個響亮的相嘴聲，接着又是一陣追逐和笑謔，脚步漸漸地遠去了。他們大家像打敗仗的兵士似的，垂下頭，毫無聲息地走回各人的位置，一言也不發地，埋頭做着各人的業務。只聽到金扣子氣不平地在拋着麵糰，阿毛使勁地拉着風箱，周起格外用力地把鏟子在鍋底上刮着。不知是誰輕輕地吹起口哨，接着便有人低聲的唱起歌來，於是，這憂鬱的歌聲又充滿了地窖。）

唱不完的呀，

我們心頭的苦悶。

流不盡的呀，

我們身上的臭汗。

吃不飽的呀，

我們肚皮的飢餓。

受不住的呀，

我們奴隸的痛楚。

忍耐吧！忍耐吧！

世界總不能永遠黑暗，

光明唯有自己去尋求。

（在這低沉而又愁慘的歌聲剛剛完結時，忽然「呀」的一聲，那個厚板門被推開了，巧雲，依然和平常一樣，手略略鬢髮，神氣活現地出現在階台上，嬌聲地望大家招呼着，歌聲便逐漸消沉下去。）

巧雲 可憐的小犯人們！我又來了。

（但是，滿屋的人都沒有應聲。他們都改了平常的習慣，大家都用着奇異的目光，凝視着巧雲。沒有半句反映。可是，從他們臉上的沉默的表情看來，他們的胸中，是燃燒着共同的爐火。巧雲慢慢走下階台，對這

種異乎尋常的接待感覺驚訝。忽然間，她的臉色轉紅，忽又發白，隨後，她有些神情不安起來，帶着一種滯塞的色調）

巧雲 你們——爲什麼這樣對我？……

周起（憎惡地）問你呀？

巧雲 我怎麼樣？

周起（刮着鏟子）沒有——沒有什麼。

阿毛（忍不住堵住嘴笑了）……

巧雲（走到他跟前）笑什麼？你這死鬼！

阿毛 怎麼？難道笑都不能笑嗎？

巧雲（向他吐一口吐沫）呸！你笑誰？

金扣子（忍不住地插嘴）笑你！

巧雲（立刻奔到他跟前）要你這死鬼插話！

金扣子 怎麼？別人能說話，難道我不能說話嗎？

巧雲 他爲什麼笑我？

金扣子 你問他好啦？

周起 (停下鏟子) 你爲什麼不許他笑呢？

巧雲 他，他不懷好意。

周起 他不懷好意？哼，是你自己心靈吧？

杭三 (揶揄地) 難道要他望你哭嗎？

(全體哄笑)

王小二 (諷刺地) 唔，說不定他就要望你哭了。

(全體哄笑)

巧雲 (發急地) 死鬼！你們這些囚犯！

老陶 唉！是的，我們都是些囚犯！

巧雲 (急奔至老陶前) 你說什麼？

唐大 (冷言冷語) 他說我們都是囚犯，只有你不是——

巧雲（急得要哭）你們這些死豬，你們欺負人！

周起（狠狠地瞅她一眼）也不知道是誰欺負誰？

（巧雲知事不妙，不在意地走到周起身邊，想打開僵局，抖起她的衣兜來）

巧雲 少說廢話了，周起，再拿點兒饅頭跟大餅給我吧！

咱起（不理她）什麼？大餅跟饅頭？巧雲，你不怕鬼子，咱們可怕那熊狗呢。

（全體哄笑）

巧雲 我肚皮餓了，周起，你別麻煩好不好？

周起 噢，你小姐肚皮餓了，咱們這些囚犯的肚皮難道就是租來的嗎？

（全體哄笑）

巧雲 我要幾個包子，死鬼，你給不給？

周起 包子，（扔了一塊木片似的大餅在地上）委屈一點兒，還是吃吃大餅

吧！

(全體哄笑)

巧雲 快點兒，殺頭鬼，你究竟給不給呀？

周起 你忙什麼？有誰在等着你相面孔嗎？

(全體又復哄然大笑)

巧雲 (用脚在地上狠狠地踏着燒餅) 我不要了，你們這些畜生！殺頭鬼！哼，等一會，我自然會教狗熊來，收拾你們！……

(全體作最大最長的哄笑。她罵完了後，突然轉回身，急奔走向階台，奮門而出。)

周起 (深深地嘆了口氣) 唉，完了，咱們最後一線的希望統統都完了。…… (他們像一羣受傷的羊似的，無精打彩地默不作聲，但怒火都在各人的胸中熊熊地燃燒着，快要爆發出來。)

阿毛 (耐不住地) 這麼一來，他不會報復我們嗎？周起！

周起（反激地）誰？誰敢來報復我們？

金扣子 鬼子狗熊！

周起（堅決地）好，他要來，老子就先幹掉他！

全體（驚急起立）先幹掉他？

周起（放下鏟子）是的，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天職！

（大家相視無語，沈默了片刻）

唐大（疑慮地）幹掉他以後怎麼辦呀？周起！

周起 大家一齊走！

老陶（恍惚地）走到那兒去呢？周起！

周起 到新×軍去呢！

（忽然，聽到一陣猥褻的異國的情歌，大家肅穆。周起指揮大家依舊回歸原位上工作，靜候着事變的來臨。這時，砰然一聲，清水一脚把門踢開，烏亮的長統馬靴，在階台上發光。清水喝得泥醺爛醉地，一手提着

酒瓶，一手摟拖着巧雲，立在最高一層的階台上，得意地猶笑着。）

清水 哈哈……：喂，夥計們，你們跟老子打賭嗎？可是，你們輸了。哈哈

哈……：這是誰？（用手摸巧雲下巴）你們認識她嗎？（從她頭上拔了一根

頭髮）老子不但拔了她的汗毛，還要相她的嘴。（侮辱地在她臉上一吻）

……哈哈……：夥計們！這就叫做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吧！哈哈……

哈哈……

（跟着這笑聲而起的，就是全屋子的嗷嗷的嘯聲。忽然，金扣子急奔到階台跟前，大家也一齊跟到門口，惡狠地，高聲地，狂野地罵着巧雲）

金扣子（指着她）巧雲，你這下賤的婊子！你還有臉來見我們嗎？（狠狠地

向地吐一口痰）呸！

阿毛（也跟着吐了一口痰）呸！不要臉的死了頭，你把咱們祖宗的臉都丟盡了。

唐大 你這沒有心肝的賤貨，你還好意思到這兒來嗎？

老陶 你這死丫頭，沒有我們你早就該餓死了。

杭三 要跟人也不應該跟一個鬼子啊，你這忘恩義的東西！

王小二 你以為跟一個鬼子要好是光榮的嗎？呸！我們在你身上白花一翻心血！

金扣子 你這賤婊子，你不是咱們中國人！

阿毛 你把咱們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滾開吧！

（他們圍住巧雲罵時，她始終不發一言，睜大着兩個圓眼睛怒視着他們。一陣戰慄透過了她的全身，她的臉色發白，嘴唇發抖，胸膛起落不停，把雙手舉到臉上，掠一掠頭髮，直對他們噴了一口吐沫。）

巧雲 呸！你們這些倒霉鬼！活囚犯！唔，我是同清水要好了，你們敢把我怎樣？……永遠得在這兒坐牢吧！你們這些畜生！你們居然敢欺負起我來了，哈哈……（狠狠地罵着苦笑着）你們難道不要命了嗎？你們這些殺頭鬼！囚犯！下流胚！你們天生就是奴隸命！活該坐一輩子長牢！

哈哈……哈哈……哈哈……！

(這時，巧雲一面被感情所衝動地惡罵着，但同時却被良心所譴責地，又同情他們，於是由苦笑漸漸變爲哭泣，嚎啕地痛哭着向門外奔去。清水却帶着勝利的笑聲而退。這笑聲顯然對他們是一種莫大的侮辱，他們像被刀砍了似的視痛在心，互相凝視着默不作聲。

金扣子 (猛然抬頭) 咱們就這麼讓他們去嗎？周起！

周起 (用手搥擊着台子) 不，不能把她交給敵人帶走！

阿毛 (怨忿地) 她已經跟他走了，周起！

周起 (立刻套出手鎗) 不成，不要把活的交給他！

(剎那間，周起端着手鎗，急奔到窗口，大家一齊蜂擁在窗前。周起拔出手鎗，從破碎的玻璃窗中，砰砰地向外射擊，祇聽到窗外兩聲男女的慘叫，和死屍倒在雪地裏的聲音。窗外雪花紛飛，狂風怒號，烏鴉不斷地在屋簷口慘叫，顯出一種淒厲而又蕭殺的情景。)

幕下。

(編者按：本劇改編自高爾基著「二十六個男的和一個女的」)

地窟

金明

——爲高爾基五週逝世紀念改編

人物：

格里哥立·奧洛夫：一個壯健的中年的修靴匠。

瑪特洛納：是個面貌清秀而矮小的女人。

塞加·齊威克：畫匠索契珂夫的徒弟。

吉斯略科夫：手風琴的奏唱者。

雷特欽珂：退伍的下士是個很有見識的可尊貴的「小俄羅斯人」。

普烙寧姆：醉漢

彼得·伊凡諾夫：衛生會會員。

克林尼娜：胖胖的女人，畫匠的廚娘。

佈景：

商人彼託紐考夫房子的地下室，一間長大而灰塵滿佈的房間，天花板上已經張滿了蛛網，緊靠右邊的牆邊，正而朝着窗子，放着龐大

的俄國式的爐灶，旁邊是一扇通向臥房的門，全地下室的光線，都是從中間牆壁上二扇朝着院落的窗子裏照射來的，窗邊便是一扇通院落的門。屋子中間，有一張桌子，和幾張做工用的矮凳，在這個洞窟裏，一切都顯得很陰沉黑暗。

第一場

時間：是下午三點鐘模樣。

幕啓：

地下室內靜靜的沒有聲音，祇有院落裏那個畫匠索契珂夫的徒弟，塞加齊戚克，在忙碌地工作着，並且還低聲地在哼着歌謠，格里哥立，奧洛夫正跨在一塊蓋滿了碎皮的木頭上工作着，瑪特洛納，也坐在他旁邊的一隻長凳上，搓着縫靴用的蠟線，錘子的敲擊，和沉重的瑪特洛納的歎氣聲相應，繩子穿過拉緊了的皮，發出尖銳的聲音來，他們是默默地不講什麼話，奧洛夫時常在打着呵欠，每一個呵欠之後，便大聲地把嘴閣上，停了半晌瑪特洛納才開口，打破了

這層寂寞的空氣。

瑪特洛納 謝謝上帝，我們總算每天有工做。

奧洛夫 還不是靠着我这副熟練的手。要是光靠你的話，恐怕早就餓肚子了

（經過了這樣的反駁後，他們又靜了半晌）

瑪特洛納 唉！

奧洛夫 唉！想想我的生活，我的該詛咒的生活，還有靈魂上的創痛，這可

詛咒的創痛，這劇烈的創痛。

瑪特洛納 你幹什麼又要像狗一樣的吠叫呢！在這樣到處死亡的時候。

奧洛夫 蠢婆娘！你懂得什麼？像你這樣的爛草包。

瑪特洛納 哦！你吠吧！你儘管的吠下去吧！要是你高興的話，你還可以高

興的吠一下呢！

奧洛夫 住嘴！我難道還要你來教訓我嗎？你少管閒事。

瑪特洛納 動不動，又生氣。

奧洛夫（好像沒有聽見一樣）……

瑪特洛納 你的朋友折爾卡司，也是這樣，在外面遭到了不高興的事情，回到家裏，總是找他老婆出氣！

奧洛夫（還是不理他）……

瑪特洛納 爲什麼你們男人都是這樣呢！

奧洛夫（……）你們女人躲在家裏，祇受丈夫的委曲，可是我們男人呢？你們可知道，在外面要受多少人的辱罵。

瑪特洛納 唉！大家還不是都爲了貧窮。

（停了半晌，大家默默地對看了一眼。）

奧洛夫（又高聲地嚷着）真是鬼生活，好像着了魔一樣，生活給了我們什麼用？工作和疲倦，疲倦和工作。

瑪特洛納（癡呆地）這是上帝的意思。

奧洛夫（……）是的，這是上帝的諭旨，要我的母親生我出來，向誰去訴苦

呢！就是訴苦吧！也沒有用的。

瑪特洛納 向上帝禱告，是最好的辦法。

奧洛夫 上帝，可是幹嗎要這樣呢！世界上沒有我，修靴匠不是也够了嗎？

我爲什麼又會成了修靴匠，以後又怎樣呢？我坐在地窟裏縫靴子，過不了多久，也許就會死了。

瑪特洛納（厭煩地）我的好男人，你別說下去了，好不好，上帝是最知道怎樣安排人們的生活的。

奧洛夫 上帝！一天到晚是上帝，上帝那兒會有工夫來顧到我們窮人的痛苦呢！（……）城裏正流行着叫霍亂的傳染病，……也許會找到我們……過後認識我的人，也不過這麼的說一句：曾經有一個格里哥立·奧洛夫，是做靴子的，害霍亂病死了，這又有什麼意思呢！幹嗎我一定要生活作靴子，然後再死去呢！

瑪特洛納（看到她丈夫對人生發出虛無的長嘆和苦惱，使用着安慰的語氣）

你不要喝酒，這樣你會生活得好一些，你不要再拿這些念頭來驚擾你自己，別人和我們一樣的生活着，也沒有訴苦，他們儲蓄錢開設店舖，自己做着主人。

奧洛夫 別再瞎說了吧！你這蠢婆娘，你不想一想喝酒是我唯一的快樂嗎？我不喝酒，就不能生活，你說別人，我可問你，能够僥倖自立的人，你知道有多少，我在結婚以前，也不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嗎？我老實對你說了吧！給我這許多麻煩，使我生活痛苦的，正是你，你這蠢婆娘。

瑪特洛納（痛苦地抬起頭來）我真是這樣地拖累他嗎？

奧洛夫（感到無聊地唱着）

我們整天苦勞，

住的是一個黑暗的地窟，

白晝間，

看不見太陽的光耀，

深夜裏，

聽不見夜鶯的鳴叫，

我們的生活祇是；

工作睡交，

睡交工作，

充滿着苦惱與單調。

瑪特洛納（深深地被這歌聲所感動了，她走近她丈夫面前，含笑地凝視着奧洛夫的眼睛，然後又把自己的頭感動地壓在奧洛夫的身上，並且感動地說着。）格里哥立！

奧洛夫（假正經地）現在你看！你這小母牛，又找機會來媚我了（假裝要把瑪特洛納推開）

瑪特洛納（知道她丈夫不會這麼做的，於是她更緊緊地壓着）格里哥立！你的皮氣真的太壞了。

奧洛夫 噢！瑪特洛納，我們像貓和狗的一樣的生活着，我們像野獸一樣的互相扯打，幹嗎要這樣呢！這好像是我們的命運一樣！

瑪特洛納（低聲地哭泣着）過去的那些日子，我不知挨了你多少次的打，瞧這些傷疤吧！這還是上個禮拜六打的呢！

奧洛夫（痛苦地思想着什麼，在他的臉上，可以找到一絲悔意。）呵！呵！瑪特洛納 三年來你幹嗎，一點兒也不可憐你的女人？

奧洛夫 唉！一個男人祇要在他的女人面前稍微低頭一下，這個女人，就會裝模作樣起來了！（看看瑪特洛納還是在低哭着）不要再啼哭了吧！我打你的時候，恐怕比你還要苦一千倍，我的心境是多麼惡劣，現在靜下來，大家正可以好好的說說話兒呢！

瑪特洛納（停止了哭泣）又有什麼好說的呢！待一會兒我又會挨打了。

奧洛夫（沉思而悔恨地）一個爲了生活所累的人，再能幹些什麼呢！（……）

我的皮氣真太壞了，常常的來傷害你，那是確實的，我很知道，你是世

界上最愛我的人，可是我好像常常忘記了這個，事情是這樣的，瑪特洛納！有時我好像再也不要看見你了，永遠不要你了，於是我，就發怒起來。我恨不得把你和我自己，撕成粉碎，要是你越有道理，我就越要打你，有時我真想把你吞下口去呢！

瑪特洛納 但願我們二個人，都能好起來。

奧洛夫 我也願望這樣。

瑪特洛納 要是我們的孩子，不死的話，也許要好一點，我們就有點甚麼東西來疼愛，來惹起我們的興趣了

奧洛夫 那麼好，瑪特洛納！我們還都年青，你就再生一個出來吧！

瑪特洛納 你老是這樣的打我，怎麼能叫我生小孩呢！老是打在我的身體和腰部上。

奧洛夫 蠢東西！一個人在發皮氣打人的時候，怎麼能選擇妥當的地方呢！
瑪特洛納 祇要我不再打我就好了。

奧洛夫夫（替自己辯解着）無論怎麼樣，我不是一隻狗，我不是爲了我的快樂，才這樣做的，我所以這樣打你，祇是在那種創痛襲擊我的時候，那時候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瑪特洛納 你說的創痛，是從那兒來的呢！

奧洛夫 你知道這是我的命運呀！

瑪特洛納 不錯！咱們的命運都很壞。

奧洛夫 我的命運和性情，都比別人壞嗎？比方說，比雷特欽珂，那個小俄羅斯人還要壞嗎？自然他生活得比我容易，他也不會有我這種痛苦，他一個人在這世界上，沒有妻子，也沒有親戚，是的，雷特欽珂够幸福的了，他吸着烟管笑呵呵的又暢快又滿足。……

瑪特洛納 他才够可憐呢！晚上回家來也沒有一個女人去招顧他，牀上的破頭髒得發着臭，睡交時像豬子一樣的鑽進去，衣服破了，也沒有人替他

縫一下。

奧洛夫 可是他是自由的啊！我可就不能像他那樣的生活，我一定是生下來，就帶着靈魂上的不安定，而且是天生成那麼一種性情。

瑪特洛納 以後運氣好起來。你的性情，也會慢慢地改過來的。

奧洛夫 （好似沒有聽見一樣）姆！比方說我在街上看見許多美麗的東西，而這些東西，沒有一樣是屬於我的，我呢，又沒有辦法去得到它，這就使我痛苦起來了，那個「小俄羅斯」人呢！他是完全不需要這些東西的。

瑪特洛納 他沒有家庭，沒有女人，自然有許多東西是用不着的。

奧洛夫 不錯！我一跑到街上去看，什麼東西都用得着，可是我連自己需要什麼都不知道了。是的，我要得到一切的東西，……一切的東西，可是我却坐在地窟裏，從早到晚的工作着，這一切都得不到結果，我們一道坐在這兒，有什麼好處呢！有什麼東西，給我快樂呢！

瑪特洛納 （勉強地）祇要我們不常常吵架，就有快樂了。

奧洛夫 ……你是一個女人，和許多別的女人一樣，你不能給我什麼新奇的

東西，我每天見到的，都是那副老樣子，連你怎樣打噴嚏也知道。明天怎樣打也知道，因為我已經看見你，打同樣的噴嚏，有幾千次了。

瑪特洛納 叫我有什麼法子，給你一些新奇的東西來使你快樂呢？

奧洛夫 鬼才知道，我常常想我是不應該娶老婆的，我爲什麼不參加到流浪人的隊伍裏去，我知道雖說我會挨着餓的，可是我便自由得多了。到東到西，有誰來阻攔我。

瑪特洛納 你真的這樣想？

奧洛夫 這還有假的，我巴不得能過着這樣自由的生活，你呢！也可以到隨便什麼地方去了。全個花花綠綠的世界出現在你的面前！

瑪特洛納 那麼你去吧！讓我自由吧！這樣也許我會快活得多。

奧洛夫 (有些惱怒而興奮地) 你也願意我們分開？

瑪特洛納 當我的皮肉發痛起來，鼻子裏流血的時候，我就像你所說的那樣想。

奧洛夫 也許早就有這個念頭了吧！

瑪特洛納 從我們結婚後半年起，我就常這樣的想。我爲什麼要挨打呢！爲什麼我們在結婚前，人家都說我們是最親愛的一對呢！我也真恨我們爲什麼要結婚呢！在婚前多好多親愛，好吧，現在別再讓大家痛苦下去吧！大家分手吧！大家去找自己的快樂吧！

奧洛夫（二隻眼睛一直盯着瑪特洛納，連她的眼睛刺幾刺，也許他也看得很仔細）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

瑪特洛納 那是我自己的事。

奧洛夫（有些矛盾地）你說的全是假話，我不相信。

瑪特洛納 要是你的話是真的，那麼我的話也是真的。

奧洛夫（不大自然地笑）哈！哈！你到那兒去？

瑪特洛納 我還沒有想過。

奧洛夫（憤怒地）什麼地方？快說出來！

瑪特洛納 不要這樣叫，我不怕你！

奧洛夫（怒火燃燒着他的心，並且一陣莫明的醋性，在他的腦子裏旋轉）你一定已經跟旁的男人勾搭上了，你……你……快說出來！

瑪特洛納 讓我們大家自由吧！還用多說什麼呢！

奧洛夫 我知道你一定到什麼地方去的？人家早在我的面前說過了。我也早知道你會從我這裏逃走的。

瑪特洛納 哈！哈！你這蠢牛瘋了。

奧洛夫（這樣的笑，更使他感到憤怒）你還裝腔。

（他把她的頭扯下來，她想逃出地窟去，可是又被他擋了回來，他狂怒地抓住她頭髮毆打。可是引起了她全部反抗的精神，她和他拚命，他更感到怒火上昇，他毆打得更猛烈了，於是她在無法中奔向臥房中去。）

瑪特洛納 救命！救命！（她一路呼着一路逃走）

奧洛夫 天殺的賤貨，今天我要你好看。（追她，一邊說一邊追。）

(在他們的臥房中撕打着……)

瑪特洛納：救命！救命！

奧洛夫：沒有人來可憐你的，你這瘟女人。

瑪特洛納：你自己叫我這樣，別管我，你這魔鬼！

奧洛夫：那麼放開你的手！

瑪特洛納：我不放你，你這惡棍，我要把你滿臉的鬍髭都扯下來。

(這時畫匠索契柯夫的學徒塞加齊威克，首先很快地奔跳着進來。)

塞加 (他的老鼠似的小眼睛，閃着光芒，他盡力地叫喊着) 修靴匠奧洛夫家

裏，又吵起架來了。(說完話後，他便走到房門口，用全付的眼光注意

着屋子內的一切，接着，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小俄羅斯人雷特欽珂，畫匠的廚娘，克林尼娜，一羣人都抱着驚慌的精神，一個一個的走

進來了。)

(臥房中又發出聲音來)

瑪特洛納：不放！你殺了我，我也不放你。

奧洛夫：什麼你不放！那末嚐嚐這個吧！你這瘟女人。

塞加 奧洛夫，打他的老婆，比前次更加厲害了。

克林尼娜（在心口用手劃了一個十字）上帝！保佑瑪特洛納！

（好似什麼柔軟的東西落在地上一樣的沉重的拳擊聲。啜泣和嘆氣聲，一陣一陣的傳出來）

瑪特洛納：救命！救命！他要殺死我了。

奧洛夫：那麼你放手！

瑪特洛納：你儘管打！你這狗一直把我打死，我也不放！

奧洛夫：沒有這麼便宜，你還會嚐到比打死更利害的苦頭。）

吉斯略科夫（扯了一下齊威克的褲子）哦！現在怎麼樣了？

塞加 等我看清了，再來告訴你！

瑪特洛納：（喘不過氣來地）那麼你趕快殺死我。

奧洛夫夫：（用着一種被抑制而粗暴的聲調，並且嘲笑地）不要怕！

雷特欽珂（關心地）現在他在把她怎麼樣了？

塞加 現在他騎在她身上，把她的鼻子，已經打進了地下去！

雷特欽珂 可憐的瑪特洛納，這個沒有用的女人啊！不知會遭到怎樣惡劣的

命運呢！

吉斯略科夫 我的朋友，爲什麼要你這麼關心她！

雷特欽珂 你說的是什麼？……

吉斯略科夫（趕忙接着）啊！啊！沒有什麼。

雷特欽珂 他可真是一個兇惡的魔鬼，打得她那麼厲害。

塞加 她的鼻子上，已經滿是血了，在一滴一滴的淌下來。

克林尼娜（驚慌地叫着）啊呀！多麼可怕，奧洛夫夫是怎樣的一個壞人呀！

雷特欽珂 他結果終會殺死她的。

吉斯略科夫（用一種預言的語調評論着）他終有一天，會拿一把小刀，刺進

她的身體。

克林尼娜 上帝！你說的多麼可怕！

吉斯略科夫 你們會相信我的話吧！他常常打他會感到厭倦，終有一天，會在很快的時間裏，用什麼方法叫她死去的。

雷特欽珂 這是很可能的事，也許時期也不遠了。

塞加 現在他已經放她了，奧洛夫快出來了。

（塞加說完了這句話後，便像皮球似的滾向外面去，衆人也跟着離開這地下室。祇有手風琴奏唱者，還靜靜地躲在一旁，奧洛夫一邊在摸着他的鬍鬚，走出來了，他的呼吸是急迫的，襯衫給撕破了，頭髮是亂蓬蓬的，臉上滿是油汗，而且是增添了幾條新的抓痕。他踏着有力的脚步，用着充滿血絲的眼睛，向全屋子的四週環視着，當他的眼睛斜向手風琴奏唱者那兒時，手風琴奏唱者便機警地假裝着，修理他的手風琴，奧洛夫好似沒有看見似的，他背着手來回地踱着，最後他便半倚地坐在桌子

上他使用襯衫的袖子，揩着臉上的血痕，此時地窟外的院落裏，還瀰漫着一種朦朧晦闇的微光。）

吉斯略科夫（用着戲謔的語氣並且拉着手風琴）我迎接你，格里哥立，榮耀的勝利者，從戰鬥的浴血中歸來，我該爲你歌唱！

奧洛夫（……）吉斯略科夫！我的好朋友，我聽到你這樣的說法，足足有五六十次了，你別老是這樣的挖苦我，好不好？

吉斯略科夫 那麼我看見你打老婆，也正有這樣的數目！

奧洛夫（繃了幾下眉）我的好朋友，請你別再提起這些使我煩惱的事情，好不好？你知道我打我的老婆，也是很痛苦的。現在俄羅斯的男人，有那一個不打老婆的男人。

吉斯略科夫 我就是個不打老婆的人。

奧洛夫 以前你也不是常常打你老婆的嗎？現在你老婆逃走了，自然沒有什麼好打了。

吉斯略科夫（好像另起了他的心事一樣）哦！……

奧洛夫 現在你可幸福了，那種無憂無慮的閒散的生活，可以說世界上，沒有誰可以比得上你的快樂。

吉斯略科夫 現在我正想我的老婆呢！雖說她逃走了快二年了。好兄弟！我的痛苦！不想給你知道，本來我到世界上來，是找快樂來的，格里哥立！你真是個憂鬱相的鄉下男子漢，別再這樣了，快拋開一切，跟我到快樂的地方去吧！我們去共飲一杯吧！

奧洛夫（想了一想看了看外面）不成！天還亮着，走到街上來，給許多熟人瞧見了，回頭又會說我給老婆扯破了衣服，那是多麼恥辱的事情，他們一定又會笑着我的。

吉斯略科夫 那麼去換一件襯衫吧！

奧洛夫（走到臥房門口，突然又走了回來。）不成！那個瘋女人還在淌着血呢！我討厭她！不想去見她！

吉斯略科夫 那麼我懷着默默的渴望等待着。

(他一邊唱着俄國民間流行的曲調，走出去了，奧洛夫又感到煩惱地來回的踱着，院落裏的太陽已在慢慢的陰暗下去，一羣碼頭脚夫，回來了，打從院子裏經過，他們一邊唱着歌，一邊走回他們的臥房，因為他們也住在彼託紐考夫的房子裏)(歌詞曲另附)

(奧洛夫被這歌聲所引起同感了，於是他也唱起來，他一邊唱着一邊走出去，直到他的影子，完全離開這地窟時，歌聲還在不斷地唱着)

(一會兒瑪特洛納，從屋子內出來了，她好似知道奧洛夫已經不在的樣子，她的步履是蹣跚的，頭上繫着一條手巾，他倚着牆壁，走到她丈夫剛才站的地方坐下。)

(一個醉漢在門外探進頭來。看了一下，又縮了回去，他一邊在唱着：
祇有瓦特加！

能暫時把我的痛苦趕跑

女人！

去他媽的！

我要的是麵包，

麵包！

第三個還是麵包！

不久這歌聲漸遠去。）

雷特欽珂（一邊喊着，一邊用着急速的步伐奔跑進來）塞加！塞加！這小鬼，拿了我的烟斗上那兒去了，要不是又在那個角落裏，偷偷地玩着吉斯略科夫的手風琴了吧！（他向四面找尋了一下，偶然發現坐在那兒不作聲的瑪特洛納）哦！你又挨了打嗎？

瑪特洛納（用着無情的語調）那關你什麼事？

雷特欽珂 自然不關我的事！（二個人都沉默了一會）想着你們二個老是齟齬不清，多叫人惋惜呢！你們爲什麼不把情形改變一下呢？

瑪特洛納（爽快地）那是我們的事。

雷特欽珂（點了幾下頭）當然是！當然是你們的事。

瑪特洛納（愠怒地）你是甚麼用意，你知道今天他爲什麼打我？

雷特欽珂（莫明地）諾！諾！你怎麼這樣大的氣，你不讓人家對你說一句話

嗎？

瑪特洛納 人家早在說閒話了，難道你還沒有聽見。

雷特欽珂 這個且不去管它，每當我看見你和格里哥立打架的時候，我老是

對自己說：「他們是怎樣的一對啊，像二條狗一樣的互相咬弄着！」

瑪特洛納 又是我不要聽的話。

雷特欽珂 我說呵！你們二個人都應該挨兩次打，早晨和晚上，這樣也許打架的慾望，會從你們腦子裏敲出去吧！（說完後就氣憤的走開去了。）

瑪特洛納 雷特欽珂！噫！爲什麼不說話了，你再說下去呀！現在我喜歡聽

你的話呢！

雷特欽珂 我說的是希望你們以後不再吵架！

瑪特洛納 我也這樣想，可是他偏偏找我的錯處，一會兒又說我和別人勾搭上了，這祇有上帝知道！

（塞加匆忙地跑進來，瑪特洛納便不作聲了。）

雷特欽珂 小鬼！你上那兒去的？我的烟斗呢！

塞加 在這兒呢！拿去吧！（看了雷特欽珂一眼後）小叔叔！她給你觸了霉頭了吧！

雷特欽珂（開玩笑地威嚇着他）你才會觸我的霉頭，要是你不當心的話，你懂得嗎？哈哈！小鬼！你得當心。

塞加 我？我很放心的，祇有她才會給每一個住在彼託紐考夫屋子裏的人，觸霉頭呢！誰都拿她沒有辦法，瑪克西姆卡，那畫匠，也試過來的，但是他吃了苦頭得到了什麼呢！一記耳光，這是我親眼看見的。

瑪特洛納 誰叫他瞎說來的，小鬼！你到記得那麼清楚，當心，你也會達到

這個命運的。

雷特欽珂 你的記心真好，彼託紐考夫屋子裏一切的變動。你都記着吧！不要怪你的額上，已經有了纖細的皺紋。你已經在開始思想了。

克林尼娜（大驚小怪的喊着進來）上帝保佑你，我的瑪特洛納，給你丈夫打傷了吧！

塞加 小叔叔！我們出去吧！

雷特欽珂 也好！這個專會亂說話的女人，我也感到討厭。

（塞加和雷特欽珂，接連着離開這間地下室。）

克林尼娜 差一點兒把我嚇壞呢！當你丈夫粗笨的皮靴，躑在你身上的時候！

瑪特洛納 克林尼娜！我的好人！我受的傷很重呢！

克林尼娜（細細地看着瑪特洛納的傷痕）真是可憐！要不是上帝保佑你的話，你還會給那隻笨牛打成殘廢的。

瑪特洛納 你真幸福，克林尼娜！你是吃不到那種苦頭的。

克當尼娜 我在家裏的時候，我的男人也是常常這樣打我的。

瑪特洛納 全俄羅斯的男人，爲什麼沒有一個講理性的。

克林尼娜 現在，我在這兒做了傭人，反而對我和好起來了。

瑪特洛納 我的好人，這是上帝賜給你的幸福，要是我能像你這樣，我就快

樂了。

克林尼娜 那個像魔鬼樣的老傢伙，我的主人，青罵我的那副神氣，也怪使

我難受呢！

瑪特洛納 我的上帝！那兒是我們女人安甯的地方？

（「克林尼娜！你這討厭的女人，人家肚子都在叫了」，命令式的呼喊

聲從院裏傳來）

克林尼娜 聽！那個老傢伙，喊的時候，多麼可怕，連一點點時間，也不給

我自由。我的好人！願上帝保佑你。

（她說完這句話便急忙地走出去了，地窟外的院落裏，天色已經在漸漸的黑暗下來，地窟內比前更陰暗了許多，瑪特洛納，蹲在那兒，在等待着酒醉的丈夫回來。）

瑪特洛納（有些惶恐地）天已經很晚了，他怎麼還不回來呢？要不又和上次一樣喝醉了酒，鬧了亂子，上帝保佑他，（慢慢地走到門旁去望了一下，又慢慢地走回來。）還沒有他的影子……（靜了許多時間）我知道他明明是愛我的，可是他的性情爲什麼老是改不過來呢！從聖波立飛士守護神那兒拿來的神符。還壓不住他的性子。

（又靜默了一下時間，奧洛夫在來了，祇要從他走路腳走聲，就可使瑪特洛納知道，瑪特洛納勉強地走到門旁在扶着奧洛夫走進來）

奧洛夫（還沒有坐定便嚷道）來！再倒一杯酒來給我吧！

（瑪特洛納蹣跚地倒了一杯酒，給他丈夫喝着，奧洛夫看見他妻子如此的待他，他開始有些悔意了，使他沉浸入萬分痛苦的狀態中去。）

瑪特洛納（不忍看他丈夫那種悔恨痛苦的情景，便憐惜地用着輕微的語氣）
你真要拿瓦加特來完全毀滅你自己嗎？

奧洛夫 這是可能的，我也願意這樣做（……）你……終……會……從……我這兒逃……
走……的……唉！

（瑪特洛納便不作聲地走到屋角裏去坐下，奧洛夫便來回地踱着，由着他女人那付可憐的形境，使他不時地回過頭去，看着瑪特洛納。她在暗暗地低泣着，這低泣的聲音，一針一針的刺在奧洛夫的心田上，使他更感到痛苦與悔恨）

奧洛夫（走近去輕輕地扶着他柔軟的頭髮）現在不用再啼哭了罷！我這樣的性格，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這都是你不好，你不平心靜氣地對我說，反而激怒我，什麼東西，在使你這樣做呢！

（她默默地不說話，雖然她十分明白，她爲什麼還要做！她知道他在期望着，那憐惜而熱烈的愛護，爲了這愛護，她甯願讓自己每天挨打，打

得皮破血流。可是她對這種愛護和憐惜，嘗到了真正的愛情的偉大。）

奧洛夫（輕柔地吻了她一下。）現在你感覺到怎樣？瑪特洛納，我的寶貝！

就饒恕了我吧！（他說完話後，又來回地踱着，她呢也昂起頭來看着她丈夫那副悔恨痛苦的形態，在她心底的深處，也掀起了一絲同情）噢！這種生活！簡直是牢獄……這一切都是由於我們住的這個地窟，瑪特洛納！我們幹嗎要跌在這兒呢！我們真像活埋了一樣。

瑪特洛納 那末我們搬到別的地方去住！

奧洛夫 親愛的！不是那樣，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那樣，就是我們住在頂樓上，我們也還是住在洞窟裏，一切都是這老樣子，這不祇是住的屋子，……我們整個的生活，像地窟一樣。

瑪特洛納（……）但願我們變好起來，但願我們合得來！

奧洛夫 是的，你時常這麼說的，倒也並不見得怎樣呢！瑪特洛納，我們打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了。

瑪特洛納 別提這個了吧！

奧洛夫 (低聲地) 我這樣的打你，你總會從我這兒逃走的 (他被霍亂的憂慮的思想所苦惱着。)

瑪特洛納 (靜默了一些時間) 到裏面去睡一會兒吧！

(奧洛夫聽從了瑪特洛納的話到內屋中去了，瑪特洛納默默地望着她丈夫的後影，憾慨地說不出話來，隨即燈漸暗。)

第二場

幕啓 (次日的早晨。一切還都是老樣子，瑪特洛納在料理着一些家務，奧洛夫煩惱地在地窟內來往地踱着，窗外院落裏，正落着細雨，地窟內更顯得陰沉和黑暗。)

奧洛夫 今天晚上，我一完工，就要上對面酒店裏去，我要痛快的大醉一場，我一定會這樣做！我一定會這樣做！(嘮叨着突然又回過頭來，看見瑪特洛納一聲也不響地把眼睛避向別處去，他好似得到了勝利一樣，挑

愛地)你不說什麼話嗎?好的,最好不作聲,你最好這樣……

(瑪特洛納的嘴唇,在擅動,默默地禱告着,奧洛夫夫站在窗戶旁,看着落在地窟外,院子裏泥地上的雨點,發着氣悶的長歎。)

(門外的園子裏,好似有人在說着這樣的話:「年青的朋友,請打從這裏走下去吧!」接着一個穿着雨衣的青年人從大門外走進來。)

伊凡諾夫 (身體半斜着,對門外的那個人說)煩勞你,我的朋友!請你在這兒等着我吧!

(門外的那個人就在院子裏,來回的躡着,從窗戶裏望出去,可看見他二條穿着皮靴的粗笨的腿。)

瑪特洛納,(驚怕地)格里哥立。門外的是個警察。

奧洛夫夫 (輕聲地)是個警察,不錯。是……

伊凡諾夫 (不習慣的摸索着下來,)這兒黑得像個監獄,這個大房東彼託紐考夫的房子,是怎樣的一個鬼洞啊!

（奧洛夫夫婦，都恐懼得什麼似的，望着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用着憂慮的眼睛）

瑪特洛納（驚愕地跑到奧洛夫的身後，）格里哥立！怎麼一回事。

奧洛夫 我：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伊凡諾夫（皺了一下眉）多麼難聞的一種氣味啊！（漸漸的走近奧洛夫的身旁了，）早安！你們會感到突然吧！我來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們吧！我是衛生會的會員，是來訪問你們生活的情形的，而且正要告訴你們，你們呼吸的是怎樣的一種空氣呢！

奧洛夫（鬆一口氣）謝謝你的光顧，熱心的年青人，我們歡迎你！

伊凡諾夫（把雨帽按放在桌子上，露出了他梳得光光的頭髮）正是沒有比這個再壞的空氣了，你們呼吸着的。

瑪特洛納掩在圍裙後面，偷看着這位漂亮的小伙子，奧洛夫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用着妒忌的眼光。）

奧洛夫 你說得不錯，我們也感覺到這樣。

伊凡諾夫（向四邊詳細的看了幾下）我的好朋友！你得常常把髒水桶倒掉，因為這可怕的氣味，都是從那兒發出來的。我要勸告你，我的好嫂嫂！你也應該常常把牠洗刷洗刷。在屋子的每一個角落裏，都放點漂白粉，這就可使空氣清潔得多了。你們可知道外面正流行着一種叫做霍亂的傳染病嗎？這種毛病它可以叫你馬上死去。

瑪特洛納 多麼可怕！

伊凡諾夫 更可怕的事情還有着呢！

奧洛夫 是不是彼得堡鐵廠裏，暴死了許多工人的事情？

伊凡諾夫 你一點也沒有猜錯，不過離開這兒很近的幾個工廠裏，也都有這樣的情形。那些工人才可憐呢！早上還好好的在做工。晚上就染着霍亂病。上吐下瀉的死掉了。這叫我們衛生會，也是想不出辦法來，阻止這樣橫行的流行症。

瑪特洛納（驚叫着）上帝！

奧洛夫 大概窮人太多了的時候！上帝叫他們死去一點。可以省一點麵包！
伊凡諾夫 真的太可怕了，染着了這樣的毛病，十分之八會死去的，我的好朋友！像你們住在這種屋子裏的人，是最容易染上這種傳染病的。

瑪特洛納 但願上帝保佑我們，這樣惡劣的命運，不會降到，全彼託紐考夫
的屋子裏每一個人的身上來！

伊凡諾夫 因此你們的生活，應該常常注意衛生。至於你我的好伙計，你的
臉色，爲什麼這樣難看。（抓住了奧洛夫的手，診察着他的脈搏。）哦！
你的胃感怎樣？你儘管可以說給我聽，……你知道，這是一個生死的問
題，要是有什麼不好過的話，我們可以不要錢的，用些檸檬酸之類的藥
品，來替你醫治，你不到幾天，就會好了。

奧洛夫 我們不能夠訴苦，我們還算健康，就是我自己感到有一些不好過的
話，那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老實說，是昨兒晚上，多喝了一些酒

伊凡諾夫 那早我早猜到了的，因為我的鼻子這樣告訴了我，……自然祇是多

喝了一小杯，或者祇是半杯的樣子？哈！哈！

奧洛夫 （看到了醫生講話時狡詐的怪相，也忍不住地笑了出來）哈！哈！

瑪特洛納 （也掩在圍裙後面笑着）哈！哈！

伊凡諾夫 （換了一付比較嚴肅的表情）一個工人常常喝一杯酒，那本來是很

對的。

奧洛夫 那正是我要說的話。

伊凡諾夫 不過一定得有一個節制，可是在現在這樣的時候，最好是完全不

喝酒。

奧洛夫 這又是什麼說法呢？

伊凡諾夫 沒有什麼奇怪，因為喝酒是最妨礙身體健康的一件事情。我的好

朋友！我在這兒待得很久了。你們會感到很討厭了吧，給你們道日安

！隔些時候我再來拜訪你們……（快走到門口的時候，突然好似不放心的又回過身來）我的朋友！我還得關照你！，留心用漂白粉，照我所告訴你們的那樣去做，至于酒，最好戒掉它，不要爲了生活的無聊，而作崇自己的身體，你知道窮人和有錢的人一樣是個人，也得要好好活下去！再見！上帝保佑你們！

（伊凡諾夫很迅速地走出門外去了。奧洛夫夫婦互相望了一眼，沉默了一會，這次突如其來的訪問，給了他們陰暗而單調的生活的影響，一個很大的騷動。）

奧洛夫 現在祇要想一想，那個人是怎樣的一個魔術家呵！有許多人告訴我，那是些毒害人的人，一個有着像那樣面孔的人，會沾上那種勾當嗎？一切都是坦白的，正當的。

瑪特洛納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看上去他是那麼親切。……可是誰又說得定呢！別人說的話，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奧洛夫 你還有些相信這些鬼話！……漂白粉那是沒有害處的，至於檸檬酸，那祇是一件酸素，再沒有別的什麼了。但是主要的事情，還是保持屋子的清潔，難道一個人留意這類的事情，就會被毒死嗎？呸！說那種話的人，一定是些蠢漢。

瑪特洛納 想想看，像那樣一個可愛的人，不會是毒害人的，可是，也許他是被雇去……

奧洛夫 這又是什麼意思？被雇去做什麼？

瑪特洛納 雇去毀滅人，……好像有這樣的一條規定，窮人太多了的時候，他們就要通通被毒死。……

奧洛夫 這話是誰告訴你的？

瑪特洛納 每個人都這樣說，畫匠的廚娘，也這樣說：還有雷特欽阿，和許多旁的人，都說過同樣的話。

奧洛夫 那是些無聊的瞎說，要是他們真要將窮人弄掉一點，祇須送他們到

西伯利亞去就行了，或者就索性把他們送到無人的荒島上去，他們可以在那裏墾地工作，他們還可以納稅。工人對國家納稅，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將人們毒死，而又去埋葬他們，這有甚麼意思呢，至於那些醫學生，那付熱心的樣子，是不大會毒害人的。

奧洛夫 不！我們沒有發現過醫學生毒害人的事情。就是會得到全世界的金錢，他們也不會這樣做。

瑪特洛納 天地良心，他們都是些有趣的小伙子呀！當我以往在街道上看見他們向工人們宣傳衛生的時候，那副有趣的勁兒，那才好笑呢！

奧洛夫 就是剛才來的那個醫學生吧！他熱心地對我們宣傳連外衣上的扣子，掉下來都不知道。……哦：我又記起那句話來了「做工的人，可以喝一杯酒，不過要有一個節制。」瑪特洛納！這句話你聽見了嗎？就倒一杯給我吧！

瑪特洛納 他最後還說過：「我的好朋友！酒最好暫時戒一戒，」你也聽到

了嗎？

奧洛夫 這……這……我……（……）聽到了沒有？快倒一杯酒給我，不許說旁的話。

瑪特洛納 祇有這麼一杯了。（她把藏在聖瑪利亞神像的酒瓶，拿過來，倒了一杯遞給奧洛夫）

奧洛夫（舉起杯來往嘴裏一推。然後很爽快地在屋子裏踱着。）

奧洛夫 我們得把屋子打掃一下。

瑪特洛納 明天早晨我們一齊動手吧！

奧洛夫 我們一定在明天早晨，把這間屋子弄得很清潔（廚娘大驚小怪的，一邊在嚷着，一邊奔着進來。）

克林尼娜 不得了……不得了，這院落裏，發生霍亂病了！主來訪問我們……了。

奧洛夫 是你造謠，不會有這種事的。

克林尼娜（大聲地嗚咽着）是真的，我進來是和你們告別的，我決定離開這兒回到村子裏去了。

奧洛夫 真有這會事？是誰倒了霉？

克林尼娜 奏手風琴的。

奧洛夫 是吉斯略科夫？不會的，他強壯輕捷的身體昨天還在我的面前，像一隻孔雀一樣的飛過。

克林尼娜 在昨天晚上他喝了酒回來。從唧筒裏喝了一點冷水，到了深夜十點鐘，他就很厲害的抽搐起來了。

瑪特洛納 啊喲！這可怎麼辦，我們的屋子，還沒有收拾清楚，憐水桶，還沒有倒掉呢！

奧洛夫（躊躇了一會，然後決定地）我倒要去看看，是怎麼一會事？

瑪特洛納（阻住了奧洛夫的去路）格里哥立！不要去！

奧洛夫 你們女人，懂得什麼？（一邊把瑪特洛納攆開）

瑪特洛納（着急地抓住奧洛夫的肩膊）可是要傳染的呀！你去不得的呀！

克林尼娜 你要到那兒去做什麼？你這冒失鬼，趕快不要去！

奧洛夫（摔脫了瑪特洛納的手）瘟女人！快滾開！不然就會出毛病的。

瑪特洛納（追上去更死命地抓住奧洛夫的肩膊。）不能！不能！你不管我會

急壞了的？

奧洛夫 我的好女人！吉斯略科夫得了快要死的毛病，還不該去救他，難道

整天在家裏陪你睡覺？

（奧洛夫不管一切的又摔脫了瑪特洛納的手，於是他便大踏步地走出門去，瑪特洛還還想追上去阻住他，廚娘又把她一把拉住。）

克林尼娜 我的好妹妹！不要去！不要去！你也和修靴匠一樣的傻嗎？

瑪特洛納（啜泣着，）我不放心他霍亂病傳染到了，很快就會死的。

克林尼娜 像他那樣的酒鬼，有什麼好怕的。你才不能去呢！

瑪特洛納（無辦法地退回來）唉！上帝保佑他！（在她的胸前劃了一個十字

架。)

克林尼娜 奏手風琴的是個多麼有風趣的小伙子呀！

瑪特洛納 這樣下去，我們全被託紐考夫房子裏的人。不是全會遭殃了嗎？

(塞加，很快的走了進來。)

克林尼娜 (一眼看見) 小鬼！你來做什麼？想偷東西嗎？

塞加 你這胖女人，這兒又不是你的家。……

瑪特洛納 (急接上) 塞加！看見過格里哥立叔叔嗎？

塞加 他在奏手風琴的房間裏。

克林尼娜 上帝！這酒鬼，真胆大。

瑪特洛納 這可怎麼辦呢，我看他去！

克林尼娜 我的好妹妹！你別心亂，還是讓我小心一點去找你的男人吧！(

隨即搖動着她的身體巍巍地走出去！)

瑪特洛納 塞加！格里哥立叔叔。他沒有被霍亂病傳染到了吧！

塞加 沒有，他還叫我到這兒來向你索一些甜酒。和梨汁煤哀拌在一起去喂給奏手風琴的吃呢！

（瑪特洛納到屋角裏去倒了一杯甜酒，遞給塞加。）

瑪特洛納 現在奏手風琴的疾病成什麼樣子了？

塞加 臉瘦瘦的發着灰白，嘴裏話都講不出來。看樣子不大好。

瑪特洛納 不大好！

塞加 （習慣地抓了一下頭皮，剎了一下眼睛）也許會……

瑪特洛納 那麼有什麼辦法呢！……你……你趕快去吧！這強壯的有趣的小伙子

，要是萬一……

（塞加剛想拿了甜酒。走出門去。）

瑪特洛納 （虔誠地在胸口劃了個十字架）聖瑪利亞！不要讓這整天快活的

小伙子。離開我們！

（克林尼娜剛走到窗子外面，就在大驚小怪嚷着了。塞加祇得又退了回

來。)

克林尼娜 (一路嚷着走進來) 我的好妹妹！現在修靴匠已經染着了病，到病院裏去了。……

瑪特洛納 你：你：撒謊，……我：我：的格里哥立，不會染上這樣危險的病
的，他決不會病倒的。

克林尼娜 我不騙你，他真的上醫院去了呀！已經有了十分鐘！

(塞加聽完了這句話後，便一溜煙的飛跑出去了)

瑪特洛納 那可怎麼辦？我：我：的：格里哥立。

克林尼娜 最好還是去禱告神聖的殉道者聖巴爾巴拉，要求他把我們從暴死

中救出來吧！

瑪特洛納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我要看他去，看我的格里哥立去：

克林尼娜 你：你：不能去的……醫院裏住滿了、患霍亂病的人。

瑪特洛納 去也是沒有用。可是怎麼辦呢！

克林尼娜 事情到了現在，是沒有辦法了，我祇有馬上離開這兒。到我從前住過的，那個小鄉村中，找我的男人去。我的好妹妹！我要向你告別。

願上帝賜你們健康。（說完話後，便又巍巍的走出去了。）

瑪特洛納 我的聖瑪利亞！

（從院落里傳來了汽車的喇叭聲，和人的嘈雜聲，許多人都在這樣的嚷着：「看！奧洛夫在乘着一輛白色的病車來了。」）

（瑪特洛納便急着回過頭去。朝窗外看了一眼，又着急地奔跑出去！）

（「這般醫學生們，好像不怕傳染似的。：這又是什麼道理。」）

「看！現在把病人在帶出來了。大家快避開一點！」

「奧洛夫在扶着他走，你看這酒鬼，多麼胆大啊！」

院落裏儘是被這些嘈雜的談話聲所佔有着。）

（「開車，彼得！奧洛夫！把房子消毒一下，再到醫院裏來。」醫學生喊過了後，又是一陣汽車的馬達聲，接着奧洛夫便獨自走進來。他心裏

在想着什麼，一會兒塞加便探頭探腦的走進來。）

奧洛夫 一個強壯的少年。現在完了，多可憐。

塞加（站在奧洛夫的背後，輕聲地）格里哥立小叔叔！可憐的奏手風琴的快要死了。他沒有親戚，他的手風琴，會怎樣呀！

奧洛夫（把塞加推在一邊）不要響小鬼！（塞加聽他這句話後，嚇得跑開去了。他還在回憶着什麼。）五個半盧布的酒……奧洛夫在屋子裏嚷着踱着，最後終於默默地坐在一旁，瑪特洛納帶着憂慮的神色，從外面走進來。用着全付的精神，注視着她丈夫正在沉思着什麼的臉。沉默了好些時間，瑪特洛納幾次想逗他講話，可是他的精神還是沒有改變。）

瑪特洛納 你剛才上那兒去的？

（奧洛夫好似沒有聽見一樣不理她。）

瑪特洛納 喂！你身體不大好過嗎？格里哥立！

奧洛夫 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那樣的清潔，你看我們的地下室。……每個侍

者都穿着白亞麻布的衣服。他們照料病人是那樣的周到：那樣的殷勤，母親對孩子，也不能再親切的了。是的，是的，想一想在我們這裏活着，沒有一個人會來問起我們過得好不好，快活不快活。有沒有麵包吃，可是一等到有人要死了，他們就不惜任何化費：

瑪特洛納 可是爲什麼他們不拿一些錢來。幫助一下活的呢！

奧洛夫 我也不知道這層道理。現在我甯可第一個死去，在死前也可以大大的享一下福。懂得吧！這種苦痛的日子，也該結束了，我要大胆地迎上去，和霍亂病爭一個你死我活，彼得學生對我說過：不要是命運跟你作對，那就要表示。你也可以反對命運，你祇有和牠比一比到底是誰強：這簡直是一種戰鬥，沒有別的……老實說我想到病院裏去當傭人。

瑪特洛納 你真會這樣做？

奧洛夫 我要爬進威嚇着人的虎口裏去！

瑪特洛納 多麼危險的事情？

奧洛夫 也許牠們會吞掉我，但是至少我要用我的手和腳防衛自己。

瑪特洛納 是那個醫學生叫你這麼做的。

奧洛夫 他們需我去做，我也願意去，你知道，我可以賺二十個盧布一個月，小賤在外，吃他們的飯；很有可能我要在那裏。……可是；這是一個人的生活的變換。

瑪特洛納 可是叫我怎麼辦呢？

奧洛夫 你怎麼辦？（想了半晌）你……怎……麼……辦？把你……留……在這兒！吧……

我……不……能……（搖了幾搖頭。）

瑪特洛納 （不大高興地）你不放心吧！

奧洛夫 那麼……那麼……祇有這樣，最簡單的是你留在這兒？我常常會拿到了

工錢，來養活你的。是吧！

瑪特洛納 （平靜地）對於我反正是一樣。（輕聲地微笑了一下）。

奧洛夫 （萬分注意着他老婆的臉的變化，）這……這……（忽然又轉得粗暴地）這

：一切都是胡鬧，都是假話，你所說的一切。

瑪特洛納（還是平靜地）一個女人除了等待着他丈夫的安排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呢！

奧洛夫（又走了幾步，像牛的吼聲般的）哦！怎麼辦？

瑪特洛納（毫不在乎地乾了一杯茶）是的，怎麼辦？

奧洛夫 你最好不要和我搗鬼，你這毒蛇，……你最好不要這樣的頭上，就要挨打了。

瑪特洛納 打呢！彼得學生對你說的話，也不是對我對別的許多命運惡劣的人說的話嗎？不錯！要是命運跟你作對，那就要表示你也可以反對命運，你祇有和它比一比，到底是誰強；這簡直是一種戰鬥，沒有別的。」「這話說得很對……」

奧洛夫 你：你（無辦法地）也許我是尋死去！

瑪特洛納（又反覆地，可是態度還是很平淡）哦！那末不要去，我不讓你走

奧洛夫夫（妒怨地發出一陣冷笑）別裝腔了吧！無論怎麼樣，我知道你是高興我這樣做的。

瑪特洛納 你這麼說法，我也沒有辦法。

奧洛夫夫 我敢斷定你要我進土裏去，可是且等着，看我們誰先進去。

瑪特洛納（有些懊悔她玩弄手段的不得當地）格里哥立！你靜一靜，咱們慢慢地，再商量好了。你別像母牛那樣的吼叫好不好？

奧洛夫夫 別那麼假正經了，要我死？好的，我們看吧！我的好女人，我會想法子來安頓你的。

（屋子外的天空裏早已佈滿了烏雲。雨聲比剛才大了許多隱約的還有着幾陣雷鳴奧洛夫夫這時把帽子拿在手裏。剛想走出去時，瑪特洛納急忙跑上去攔住他）。

瑪特洛納 格里哥立，上那兒去？又去喝酒嗎？外面雨下得很大呀！

奧洛夫 你也用不着我了。勾搭你的男人到處都是，去吧！好讓我自由了。

瑪特洛納 你不能這樣！你不能這樣！

奧洛夫 去你的，還要裝腔，你這天殺的賤貨，也許我不再回來了，讓你放心的和那些野男人去睡覺吧！……要是給我逢到的話，……那不會對你好——處——的，這個我可以預告你！

（奧洛夫把瑪特洛納推倒後，便奪着門奔出去了。瑪特洛納也跟着追出去，她在院落裏，喊着：「格里哥立！格里哥立！」用着淒怨的聲

音。）

（地窟內暗沉得連人都看不見了，一會兒瑪特洛納便陰鬱而痛苦地，在慢慢的走進來，頭巾被扯下了。頭髮上被雨淋得在滴下水來。他走到掛在一個陰暗的角隅裏的聖瑪利亞像的面前。燃了一枝蠟燭，然後又虔誠地跪下來禱告着。）

瑪特洛納 （顫抖的哀淒的聲調）聖瑪利亞，賜給我們幸福吧！讓我們的情形

變好起來吧！……

（她傷心地哭泣起來了，後來祇看見她的發抖的嘴，唇祇是在無聲的祈禱中移動，暗淡的燭光，掠在她的臉上，眼角上的兩顆淚痕，像晶瑩的明珠，遠處傳來了幾陣禮拜堂的鐘聲，淒涼地宛如喪鐘的哀鳴。）

——幕

一九四一，五，十七晨於上海

（編者按：本劇改編自高爾基小說，「奧洛夫夫婦」之上半截）

高爾基——永遠在千萬人的心裏

俞 荻

高爾基逝世五週紀念

高爾基是文學家，政論家，編輯人和批評家。他一生全爲新人類新世界而鬥爭。今年六月十八日，就是這位世界偉大的文學家逝世五週紀念，在蘇聯全國熱烈地紀念這位偉大的人類的導師。他在舊之中尋求新的生長的要素。他教導人民爲戰鬥員，革命者，社會主義者。

伏爾泰說：『人不是爲休息而生。』把這句話給與高爾基的工作題辭，是頗適當的。

高爾基屹然不動地站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他覺察未來的信念，熱心和浪漫的熱情，是不足克服那可怖的敵人，社會主義的組織和理解是必須的。高爾基變成一個真實的藝術家，和革命階級的護民官。

他歷經着浮浪的生活，試了許多職業，和讀了無數的書籍之後，高爾基

仍不能够回答使他苦惱的死活問題。到了他認識青年的革命的集團之後，他領悟地觀察知識階級，和急進黨員。他說：「從前我不明白爲什麼知識階級不瞭解羣衆，我以爲他們那種空虛的生活是沒有用的；那種厭倦的，貧乏的精神，徒使我憤激而已，尤其是那種互相殘忍對待的心。」他攻擊那掠奪的資本主義者，攻擊那些卑鄙的，怯懦的利己主義的獸性。他更攻擊那自負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知識階級。

走向革命的道路

高爾基尋求一種「忠實的和純潔的」新典型的人物，他的熱情要求從壓迫者中解放出來，創造勞動的和正直純潔的人生。當高爾基作爲一個作家出現的時候，俄國資本主義正在崩潰。尤其是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當許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以爲他們自己是「地上的鹽」的時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開始消散在爛泥中了。一般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例如安特烈夫和阿爾茲巴綏夫散佈驚惶和失望。他們宣傳最可憎的尼采的理論；殘酷的利己

主義。他們尋求『流行的』，頹廢的，象徵的主義。無政府主義，小資產階級的猥褻文藝。他們凌辱人類的最高的理想。

反之，高爾基自俄國革命運動之後，引出更偉大的靈感。他爲自由，爲新世界而戰鬥。自從偉大的十月革命之後，變成更顯赫。在蘇聯的新自由的空氣，豐富的現實，以及偉大的理想中，高爾基閃着萬丈光芒了。他的哲學溶和他的創造的天才越發和諧了。形成蘇聯文學的理想——高爾基的社會主義寫實的主義。

作爲作家的高爾基與高爾基的爲人，是永不會矛盾的。在一九一七年，他坦白地寫道：『我已經忍耐，和強迫我靜聽關於必須的忍耐的各種不同的教訓。我不能允許我自己教訓別人屈服的，和忍耐的懷疑的道德，我以爲這種說教，絕對有害於國家的。』

贊美革命的教訓

『在現代，慰藉者搬在舞台上，只能當作一個喜劇的，否定意義的人

物。

「偉大的列寧果斷地從生活中抹去慰藉者的典型，以工人階級的革命導師代替他。這就是新世界公民的導師，他將為現代戲劇的主人翁。」（論戲劇）

高爾基為着培養「工人階級的革命導師，」為着反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為着反對壓迫他人的「強者」的崇拜，為着反對以任何忍耐和謙虛的宣傳而鬥爭。

高爾基努力新人類的理想，解放束縛的腳鐐；人，應當勇敢和膽大，誠心和真實的，浸染集團的意識；創造豐富的知識的人。

高爾基描寫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可怕潰爛。在他的哲學中，文學中表示資產階級的日常生活的卑鄙。他的小說，「斯姆金的一生」，就是描寫卑俗的，和妥協的「絕頂」的典型。但是，高爾基不僅暴露這種卑俗性，他並指出資本主義不但殘害勞苦者；而且也殘害它自由的階級。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說，高爾基的作品，就是資本主義的繁榮，和崩潰的歷史的要素。

高爾基的政論

高爾基不但是個藝術家而已，而且他的職務在蘇聯的人民教育中也是聞名的。列寧說：「高爾基同志，他的偉大的藝術作品，與全世界以及俄國的勞動者堅固地聯繫着的。」他的政治論文與他的小說是一樣的。他不屈不撓地担任政論家的工作，培養新人，關於高爾基的千萬讀者非常重大影響，正如天才作家不住地增進讀者的影響一樣。假若高爾基所揚言的「普遍的真理」，沒有具體地說明階級社會的地位，假若沒有發現為真理的鬥爭，沒有發見為社會主義的真理的具體的鬥爭，那就不是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了。

高爾基說：「在今日的歷史和科學的基礎上，馬克思，列寧，斯太林的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已經興起來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從資本家的鐵蹄下，完全解放各民族的勞苦階級。這種教訓，充滿了人類的真誠的愛。我們可以千真萬確的說，資本主義的鐵蹄是工人所造成的；無產階級為資本家

創造「美麗的生活」，然而無產階級却仍舊是一個毫無權利的乞丐。」

在高爾基的創作裏，充滿了自我犧牲，和保衛自由的祖國的精神。在十月革命之後，在每一個蘇聯的公民的腦子上深印着他的最偉大的，爲祖國而努力的印象。

然而，最不幸的，這位戰鬥者，革命的作家，偉大的高爾基在他的崗位上，被惡劣的賣國奸徒所擊倒了，在人類的歷史中，這些賣國的奸徒是最大的罪人。

蘇聯的人民，以及進步的，有思想的人類均敬仰高爾基的名字，在他的名字中看見自由的軍旗；和進步與人性的文化的軍旗！

尤其是我們的中國青年，對於這位世界偉大的巨人，更有深重的意義。我們有志氣的青年，應當學習高爾基的那種不屈不撓的，爲自由，爲保衛祖國的精神！

最後而最好的回答

——紀念高爾基逝世五週年

之
民

陰黑的戰神，從遠東，

騷擾了整個的歐羅巴，

現在，又在紅海上示威了。

世界上差不多都被牠黑色的腳爪踐踏過，

就是那永遠自由的國土，

也被法西斯所侵蝕。

那是我們的導師高爾基的祖國，

也是我們這一代的青年，

所懷抱的崇高理想的發源地。

在一八六九年沙皇專政的時候，

你開始唱出來第一聲的歌，

從此你也開始認識這罪惡的世界；

你經歷了人生一切的艱辛和危難，

在流浪中，你獲得了淵博的常識。

你曾經告訴我們過：

『我們來到這世界，

是來反抗這世界。』

你是偉大而卓絕的，

你永遠留在我們年青人的心頭；

你無時無刻不在召喚着我們。

肩起槍在戰鬥的野原上，

爲世界的和平，

去流出自己生命的血液；

我們便緊跟着你的雄闊的步伐，
在黑暗裏去探索熱和光明。

唉！在五年前，

在法西斯的魔手開始抓住，

歐洲的一個自由的國家時，

你像一隻鷺鷹一樣地折落了，

當你死的時候，你炯炯的眼睛，

依然朝向正義和自由的敵人，

你的胸中懷着無限的憤恨。

那時候，你被害的消息從莫斯科，

像電流一樣傳遍了世界，

全世界青年的心突然停止而又激盪了。

在五年後的今朝，

我們追悼你、

是懷着另外一種沉痛的心情：

我們看到法西斯巨大的魔掌，

已幾乎抓住了整個的世界，

牠們的毒燄已漫延到每一個角落

牠們已經實施那個毒辣的陰謀，

聯合了牠們的最近敵人，

去進攻你的祖國，

也是那全人類的真正的祖國。

在這人類的命運的危重的關頭，

我們，尤其是正在戰鬥中的我們，

無時無刻不懷念我們自己的導師，

也無時無刻不懷念你，哦，全人類的導師。

如其你和跟你並肩作戰的鬥士

至今還健在的話

那末我們相信罪惡的火燄會減少牠們的囂張，

正義的光明會增多一份牠的烈度，

人類向進步去的道路也就縮短了一段里程。

可是，在現在

我們還沒有向你致敬的適當的祭禮——

我們祇希望有一天

在鎮服人類最後的敵人以後！

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排列着隊伍

在遼遠的莫斯科

站在你的莊嚴的青銅像前

叫着你像鈴聲一樣的名字『高爾基』

向你致勝利的最敬禮，

這是我們對於你的最後而最好的回答，

我們想，你在冥冥的地下也會這樣嘉許我們！

杜拉

高爾基著

朱維基譯

在療養院裏有八個人患着肺病。在一切病人中，患肺病的人大概是精神最容易變動的：因為只要他們的體溫升高一度的幾分之幾，他們就會因懼怕，忿怒或是沮喪而變得不負責任起來。

肺癆的桿狀細菌有着一種譏嘲的力量：在牠殺死一個人的時候，同時又引起他對於人生的渴慕。顯出這個來的是強度的色慾，這普通是肺病的特點；以及最無希望痊癒的病人對於復原所懷抱的堅強和至高的信心。我想病理學家史脫洛潑爾把這種情形叫做「患癆症者的希望」。

八個患肺癆人住在克里米亞的一所公寓裏，由一個名字叫做杜拉的女僕看護着和當心着。杜拉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有時她說她是一個愛沙尼亞人，又有時候她說她的故鄉是卡萊里亞。可是，她說的態度顯出她是從討賴特來的一個人。有時她用韃靼語的腔調說話，又有時候用亞美尼亞語的腔調

說話。她的身體十分肥大，可是脚步輕快，動作又迅速又靈巧。她的臉孔上有一種像馬一樣的柔馴；她的紅嘴唇是鑲嵌在一種和善的，油膩膩的微笑裏面，她的奇異的紫紅色的大眼睛是盈含着這個油膩膩的微笑。當她沉思起來的時候，她的兩隻缺少光彩的眼睛就會迷糊了起來，眼光會變得沉重。她是不識字和笨拙的，在她要做得狡猾的時候尤其笨拙。病人們因此不見得十分巧妙地叫她爲「大憨」，這樣地開她名字的玩笑，但是那女子對於這個並不生氣，繼續微笑。她對於病人的耐心，就像母親對於孩子的耐心一樣。當那些患肺病的男子用黏濡而青蒼的手抓住她的時候，她便平靜地用她大而紅的手掌推開這些註定要死的可憐蟲的可憐而潮濕的手，並且說，「不要七抓八抓——這對於你不好的。」

許多人死七八拉地向她求愛：老闆呀，承辦喪事者呀，有一次曾經有一個粗暴強壯的漁夫，一個鰥夫。他們都爲她粗獷的美，她的體力，她的不倦的精神，她的好說話的性格所吸引住。每個人都想要把這個安靜而謙卑的人

兒奪來做他終身的伴侶，但是她對於男子的態度就像一個自由而有錢的人的態度一樣，十分知道在什麼時候和怎樣投資。她帶着在她傾聽病人無止境的怪相，和推開他們莽撞的手時所帶着的那種無知而撫慰的微笑，拒絕人家的求婚。

就是在刮着北風，或在濃霧以寒冷罩住山頂上的小屋，在裹着厚呢和暖衣的病人喊着天氣冷的那些日子，她還是怕熱。

在晚上，把每個人都弄得睡去之後，杜拉會把一只角上繡着一朵紅玫瑰的頭巾裹在頭上，走到走廊上來，在那裏跪着，仰着頭，她會在我的窗邊嘆息着禱告：

「哦，聖母喲……我們的主基督喲！你，聖尼古拉，上帝的謙卑的僕人喲！……」

我看不出杜拉有對於詩的愛好。她不歡喜花，說花只是使房間中充滿着灰塵和狼籍的東西。有一個晚上，當一個患着腸癆而將要死去的牧師的妻子

對於天空和星辰的光輝發狂的時候，杜拉粗魯地掃盡了她的熱忱：她說「天空是像一塊小煎餅：：」

有一天第九個病人來到了。他用了很大的氣力喘着氣爬上了通到走廊去的扶梯，然後扶在石欄的上面對杜拉說：「你看出我是怎樣的一個健美的人嗎？」

這句話是用懇訴和歡躍的語調說出來的。微笑着，他看看那壯大的少女，看看她的兩只圓而飽滿的乳房。

「哈！你是一個多麼健康的人兒呀！」他以銳厲的聲音說，同時迅速地咽着一口口的空氣，呃，你會幫助我把我的病弄好的，是嗎？」

「哦，那當然的，」杜拉用亞美尼亞的語音反唇相稽說。

他有一付貓頭鷹的臉孔，一付圓的貓眼睛，一個鷹鼻子，一撮小黑鬚鬍——一付嘲弄的，殘暴的面孔。

從那一天起杜拉好像着了魔似地改變了，使我們感到大大的不安。她開

始不顧到我們的願望，忽忽忙忙走過我們房間並且打掃房間也馬虎了，對於我們的懇訴只是用忿怒的咕嚕聲回答，而像沉醉一樣的光芒在她馬一般的眼睛中閃射。她似乎突然變得聾啞起來了，並且時常帶着關心的樣子把頭轉向走廊那邊去，那像貓頭鷹的學生費利溥夫躺在那兒咳着嗽和喘着氣。她在白天一有空的時候就忽忽忙忙走到那邊去，在太陽下山之後躲在他的房間內，沒有方法把她那裏引誘出來。

至於他呢——他是在垂死着。以一個不平常的樣子垂死着，在歡笑和嘲弄之間，一直試着吹什麼音樂喜劇的調子，可是常常爲一陣咳嗽所間斷。他有些虛僞；他是拚死命的一類的傢伙，冷酷，可是假面具是至少戴得十分妙的。

你對於這一切小小的荒謬的東西怎樣想法；我的親愛的同伴？」他慣常霎一霎他的貓眼睛問我。「你歡喜這一切麼？白晝，黑夜，生，死，愛，知識，呢？好笑麼，是不是？像法國人那麼說 *Nest-Ce-Pas*。尤其是對於二

十六歲的人——這意思說我：杜拉！」

然後我聽到湯匙的拚碰聲和傢具的轟隆聲，拉杜會走出來，張大着眼睛，一聲不響地等着這個人吩咐她。

「我的老人家，給我拿些葡萄來，趕快！」他會命令她，並且轉身向我說：「一個十分無知和笨拙的女人。」

他憎恨所有的病人並且無情地嘲弄他們的小小的怪僻。他也不為人家喜歡。至於我自己呢，他和我變成了朋友，因為他愛好文學，這使我們十分親密起來。

「文學是人的最好的匠心」，他會把他的青蒼的舌頭舐一舐他的嘴唇說：「文學越離開人生，越好……」

在我看來，他不是因為肺病，而更是因為他的靈魂受了重大的打擊而在垂死着。

他在進了公寓的第六十九天上便死去了，在臨終的劇痛中昏迷地喃喃着

說：「費瑪……我一生……愛你……只有你……永遠，費瑪……親愛的」。

他坐在牀邊，杜拉站在費利溥夫的身邊，咽噎着並且用她巨大的手掌撫摸着他的枯髮。

她的手臂下夾着一包東西。

「他在說什麼？」她急迫地挺起身子來問。「這個費瑪是誰？」

「顯然是他愛過的和仍舊愛着的一個少女，一個女人。」

「他？那個——費瑪？」杜拉驚愕地高聲問。「不——不——他愛的是我。他一到這兒來，就愛我……」

但是她再傾聽着那學生的狂叫時，她便豎起了她蒼白的眉額，用飯單拭了拭她潮濕的面孔，把那包東西拋在我的膝邊，說道，「這是他死後穿的東西；一雙襪子，一件襯衫，一雙拖鞋。」她一聲不響地離開了房間。

二十分鐘以後那學生費利溥夫停止了狂叫。他十分懇切地望着白牆上的黑方窗，嘆了嘆氣。顯然地要說什麼話，可是塞住了說不出。然後他的小小

的身體，枯竭到了骨頭裏面，便挺直在永恆的和平中了。

我去找杜拉。她站在走廊上，凝望着不能辨別和同樣黑暗的海天交接在一起的地方。她把她的肥臉孔轉向我，我驚愕地看到她的臉孔是那麽嚴酷。

「他死了。去給他穿衣服吧，杜拉。」

「我不去。」

杜拉開始用腳搓着地板好像搓去唾沫一樣。

「我不去，」她重複說。「我不願同這種人有什麼關係！你想，是怎樣一個人呀！他說他愛我，却一直……」

「是的，但是你不看到他死了嗎？」

「嚇，那又有什麼？當然我早已看到了。我又不是瞎眼，是麼？我甚至用我最後一個子兒替他買臨終的衣服。在他來的時候，我立刻看出了，我就對自己說：可憐的孩子！……真的要死了！每個人却得要死。但是爲什麼裝

假呢？『我從來沒有愛過一個女子，』他說。好，他就有一個女子。……死儘管死去，但是不要裝假……』

她低聲說話並且似乎在想着別的事情。然後，突然，她發出一陣咽泣！這樣一陣痛苦的咽泣，好像她咽下了一滿杯熱茶而十分厲害地燙了她的嘴似地。

「來吧，杜拉！……」

「你去替他穿，倘若你是一個好心腸的人！至於我呢——不去，不去，我不去。他對於我是什麼——一個好玩的東西麼？」

「我不知誰怎樣替他人穿衣服……」

「關我什麼事呢？我對於他是一個陌生人，不是麼？」

「不過他終究是死了！」

「嚇，那又怎樣呢？不要想來勸我。我不願看到這種人……不應該裝假……」

到最後他還是不肯去替他穿衣服，一個人留在走廊上。

當我在替那學生費利溥夫穿衣服的時候，我突然聽到一陣低而使人心碎的號哭聲。我跳到走廊上去。

人類有時會落出奇特的，兇猛的，灸燙的眼淚：杜拉就流着這種眼淚在哭。跪在地上把頭撞着欄杆，咽泣着，號淘着，她用高聲的狂叫說出這些話來：

「哦！我的兇惡的愛人，我的小惡魔，我的心肝，我的忘不掉的寶貝」

瑪珂夫和蜘蛛

高爾基著

司馬誠譯

古董商老瑪珂夫是一個長個子，像電線木一般瘦而直。他行走在地面上像一個被檢閱的兵似地，用他巨大的黃牛眼睛望着每樣東西，可是在那遲鈍的青灰色的眼光中却有些沉鬱。我想他是十分不聰明的——他的剛愎而浮躁的性情更使我這樣相信：比如，他會拿來為書吏所有的一隻墨水壺，或是從堂倌那裏借來的一柄杓子，或是一枚古幣，來求買，固執地講這東西的價錢，好，忽然之間，他用一種從墳墓裏來的聲音說：「不，我不願意賣掉牠。」

「爲什麼不呢？」

「我不願意就是了。」

「那末，你爲什麼化了整整的一個鐘頭講價錢呢？」

他會一聲不響地把那件東西塞到他大衣的深不可測的口袋裏，深深地嘆

了一口氣便走了，連再會也不說一句，裝出一付很生氣的樣子。

可是在這麼一天中——有的時候簡直在一點鐘中——他會出乎意外地重又來了，把那東西放在桌子上。「拿了去吧！」他會說。

「你上次爲什麼不讓我得到牠呢？」

「我不願意就是了。」

講到錢他倒並不貪心，雖然他把許多錢散給窮苦人，對於自己却一點也不顧到。不論冬夏，他老是穿了那件寒得滿滿的舊大衣，戴了一頂稀縐的暖帽，拖了一雙破皮鞋，東奔西走。他沒有家，却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從臬奇尼走到墨洛姆，從墨洛姆走到蘇茲達爾，走到波司托夫，走到耶洛司拉夫，然後再走回到臬奇尼，他在那裏大概耽擱在卜勃諾夫的齷齪的旅館裏，這是賣馬者，賭棍，包打聽和其他各色人等尋歡作樂的地方。他們追獵快樂，在破損得厲害的沙法上打着滾，在煙草的繚繞的雲霧中。

在這人類的渣滓中間，瑪珂夫是受到極大的注意的，因爲他被看做是一

個永遠機警的人和一個講故事的能手。他的故事老是關於高貴門第的破落呀，巨大財產的分裂呀等等的。他會用一種陰鬱的兇狠誇大這個題目，不斷地用沉重的聲調說到地主們的糊塗。

「他們只是把球滾來滾去，」他會說。「他們喜歡用木槌把球滾來滾去——這是他們玩的一種遊戲。後來他們自己也變得像這些球一樣——沒有目的地在地球上滾到這兒滾到那兒的。」

有一次，在一個多霧的秋夜，我在一條到喀柴去的船上遇到了瑪珂夫。那條船，牠的外輪好像動也不動似的，是在盲目地，謹慎地順着水爬去。船上的燈光在灰色的水和灰色的霧中漸漸隱沒，而汽笛聲則遲鈍地，不斷地烏叫着，痛苦抓住了心頭就像在一個騷亂的夢中一樣。

瑪珂夫坐在船尾上，獨自一個人，好像避開什麼人似地。我們開始了談話，這是他對我說的。

「有二十三年了，」他說，「我在永遠的恐怖中過着日子，我無法從這

個恐怖逃開。而這個恐怖，我的好朋友，是一個奇特的恐怖：一個奇怪的靈魂寄居在我的身體中。

「我到三十歲的時候，我才開始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這個女人却是一個女巫。她的丈夫是我的朋友。他是一個和善的人，但是他是病了，並且就要死了。他死的那天晚上我已睡去，那個可惡的女子把我的靈魂召了出去，却把他的靈魂藏在我的身體中。她爲自己的好處才做了這個，因爲她的丈夫要比我憐愛那個可悲的女人些。嚇，他死了，我便立刻看到自己變了另外一個人。我能坦白地說我從來沒有愛過那個女人；我只是跟她鬧着玩兒罷了——可是現在我的靈魂却向着她了。怎麼會那樣的呢？我討厭她——我却擺脫不了她。」

「我的好的本質全都煙消雲滅了；我爲一種模糊的憂鬱壓迫着，變得對她十分和順了。她的面孔發出火光來，可是我週遭的事物在我看來却似乎變得灰色的了，好像給撒上了灰似地。」

「她和我取樂，在晚上她把我拖進罪惡中去。最後我懂得她改變了我的靈魂，就是我帶着別人的靈魂過日子。可是我的，我自己的，那上帝給我的靈魂——到那兒去了呢？我恐怖極了……」

汽笛發出不是人類所有的聲音來，可是牠的沉濁的吼聲消失在大霧中了。那隻船，好像給霧捉住了似的，向前滑駛着，濃黑得像樹脂似的水在底下濺拍和轟隆作聲。那老人把背靠着船尾，頓了頓他穿着重靴的雙腳，他的雙手在空中奇異地摸索着，用低聲講下去。

「我是那麼恐怖，」他說，「有一天我到攔樓上去，用一根繩子打了一個活結，把牠懸在樑上。不幸那洗衣婦看到了我，他們來得及把我從活結裏解開了下來。從那天起，我有一個異常的不可解釋的東西無時無刻不在我身邊：一匹用後腿走路的六腳蜘蛛，像小山羊那麼大，有鬍鬚並且有角，有女人的兩隻奶，和三隻眼睛——頭上兩隻，一隻在兩隻奶的中間——向下望着我的脚步。不論我走到那裏，牠老是跟着我，一匹醜惡的，多毛的，六隻腳

的畜牲，像一片月亮的黑影。除了我沒有人看到牠——牠就在這兒——只是你看不到牠罷了。現在牠就在這兒！」

瑪珂夫想把手伸出到左邊去，拍拍離開甲板約八寸的空氣，然後把手掌在膝頭上拭了拭，嗚嗚地說，「牠很潮濕。」

「噢，你就這樣跟那蜘蛛活了二十年麼？」我問。

「二十三年。或許你想我是瘋子麼？牠就在這兒，我的看守者；望望牠，匍伏着；看到牠麼？」

「爲什麼你從來不去問問醫生呢？」

「爲什麼我要去問他們呢，我的好朋友？醫生對於這樣的事情有什麼辦法呢？這並不是像一個疔瘡，他們能够把牠開刀的；你不能用藥水去掉牠，也不能用藥膏塗敷牠。醫生不能看到那匹蜘蛛，他能够麼？」

「那蜘蛛對你說話麼？」

瑪珂夫抬頭驚訝地看我。

「你在開玩笑麼？」他問。「一匹蜘蛛怎麼會說話呢？牠是被派來使我恐佈的，來提醒我，我趕不掉一個陌生人的靈魂，不能殺死牠的。不要忘記我現在的靈魂不是我自己的——好像我偷了牠來似的。」

「大約在十年前我決心地去跳水死。我從一條小舟上投入水去，可是牠那匹蜘蛛，把牠的腳爪抓進我的肉中和船舷，所以我就那麼懸吊在船外了。我假裝這是一個意外；但是水手們後來說我的大衣攀住在什麼東西上面就把我拖住了。——喏，就在這兒——那件拖住我的大衣。」瑪珂夫又把潮濕的空氣拍拍並且撫摩了一下。

我只是不出聲，不知誰對一個跟他的想像所造出來的奇異的生命共同過着日子，却不完全瘋癲的人，說些什麼話好。

「我要對你說這件事情有好久了，」他用低聲喃喃地說。「你說起什麼事情來都那麼大膽，我相信你。告訴我，請你告訴我，你對這件事情怎麼想法？那匹蜘蛛從上帝那裏來的呢，還是從惡魔那裏來的呢？」

「我不知道。」

「或許你想一想看……我想是從上帝那裏來的，是牠在守着我裏面的那顆奇異的靈魂。他並沒有派一位天使來做這樁事體，因為我不配有這麼一位天使。却派來了一匹蜘蛛——是聰明的。並且又是這麼一匹可怕的蜘蛛。費了我好多時候纔跟牠習慣了。」

瑪珂夫脫下了帽子，劃了一個十字，開始用一種低沉而激動的音調嗚嗚地說：「你是偉大而和善的，萬能者喲，理性的天主和天父，我們的靈魂的牧羊人喲。」

幾星期之後，在一個月光如水的晚上，我碰到瑪珂夫在臬奇尼的一條荒涼的街上。他正沿着人行道在走路，緊靠到牆壁，好像讓什麼人走過似地。

「那末，那匹蜘蛛是活的麼？」我問。

那老人微微一笑了一笑，然後彎身下來用手拍了拍空氣。

「他就在這兒……」他輕聲地喃喃說。

三年之後，那是一九〇五年，我聽到瑪珂夫在巴拉哈相近的什麼地方遇了盜並且被殺死了。

朗讀「夜店」的高爾基

加察羅夫作
何遜譯

我聽到「高爾基，高爾基」這種聲音，大概是在一九〇〇年的時候。那時我剛進莫斯科藝術座。有一次，曾以「契訶夫的客人」的資格，到耶爾泰和賽泊斯托波去了一次，在那邊公演「鷗」和「華尼耶舅父」後，一回到莫斯科，就不斷地聽到藝術座的朋友們談着「高爾基，高爾基」。喂，高爾基說些什麼？朗讀了什麼？那真的不錯嗎？高爾基對契訶夫起過這樣的草稿嗎？拿燒酒真像瓦爾加的拉牽夫那樣大口大口的喝嗎？大家這樣那樣的亂談着。

藝術座的朋友同契訶夫已經交了二年多的朋友，大家都把他看做自己人一樣，像親屬一樣的愛他。但在這裏却又出現了一位新的「爺叔」——年青，有趣，與衆不同，一看就很難使人相信他是用奇特的形式和主題寫作品的作家，一位這樣的「爺叔」。這在藝術的歷史上應該是太書特書的。

同年秋天，我在莫斯科見到他。地方是在劇場，白天裏，好像是在討論不知那個演出的舞台時候。在我先頭跑上步階的有一個背高高，瘦長的，樣子很不錯的男子。雖然穿着看來像很重的長靴，但那男子却一脚跨兩層步階，脚步很輕鬆似的跑上去。他穿着深灰色的襯衣，索着皮帶，腰很細小，兩肩高起，頭髮垂在兩肩。我因為立刻想到他也許是高爾基，很快追在他的後面，想馬上見見他。一跑出大廳，他同誰說了一些話。我看見他大而深陷的灰色眼睛。他不笑時候，他的眼色因眉毛纏着，看起來像很憂鬱。他的向下垂着的鬚鬚，樣子不很神氣，從向前突出的鼻子下面筆直伸出來。他的顴骨，很可怕地高凸着，和凹進去的頭頸恰好成個對照。他的長長拖着頭髮，雖然拖到後面，却常垂到眉間來——這種樣子，在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嚴肅和憂鬱。這是在他不笑時。

但高爾基在笑時却變成另外的一個人。他的本領就是善良的溫和的微笑，甚至使人想到他的嚴肅和憂鬱，不過是偶然的。

莫斯科藝術座的某一個公演日，在幕間，契訶夫和高爾基一起來了。我們擠開了一大羣人向食堂走去。「契訶夫，那是契訶夫。這邊是高爾基，看啊！那是高爾基。」在走廊下集合嘈雜的人羣，都想奔過來看看臉孔。在契訶夫方面，好像什麼都沒有聽見似的斯斯文文地走着，而在高爾基呢？却早已失去了嚴肅的臉色，變成可怕的淒涼的神氣。他動了動握緊的拳頭，看了下周圍的鬧事者，結果終於忍不住，大聲地發出照例的有名的怒聲：「嘿！這些人，我又不是舞妓。」

這高爾基若一旦發笑，那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就很有趣。有時他在藝術座的朋友們前面，朗讀他的「夜店」。他的朗讀真是出色。聲音和調子一點也不變化。登場人物完全像活的那樣，而且使人感覺到像就在眼前。那裏面出來的人物，都各有各的奇特的性格，因為全篇充滿了幽默，朋友們常常出聲笑起來。作者先生本人却連笑也不笑，因為大家都笑，結果他也像屈服似的，一面舉着手叫大家靜下來，一面自己也笑了——「畜生，這傢伙笑不是

無理嗎？」等到朗讀到路加坐在垂死的安娜旁邊安慰一節時，我們立刻又重屏住呼吸，靜悄悄地一息聲音也沒有。他的聲音發抖，而且窒塞了，他讀一下停一下，偷偷地用手指尖揩眼淚。這樣再接着讀下去，這次是連二句也接連念不下去。暫時間緊閉着嘴巴，終於真的哭出來了。大聲地，一面用手揩着眼淚，「畜生，真寫得不錯，寫得太過分。」一面流着淚，一面卻無所措地笑起來。

（註）加察羅夫是屬於莫斯科藝術座的人民俳優，因演出高爾基的「夜店」，就在劇壇上很出名。

世界文藝叢刊社啓事：本刊此次所載各篇小說論文，劇本等，未經編者允許，不得擅自轉載或演出。此啓

世界文藝叢刊社啓



A541 212 0004 2519B

◀ 網羅全滬戲劇鉅子：

是藝術青年的理想讀物！

是研究劇藝的巨型叢刊

舞台藝術

演劇漫筆

創刊大號要目

葉尼：莎士比亞在蘇聯

顧仲彝：大中學生爲什麼不來看話劇？

赫克里：莫斯科藝術劇院與文學家？

莘蕙：女性的吶喊（獨幕劇。）

讀詞動作與發音的難易

……石揮談戀愛場面……

……胡導漫談演員的思想磨煉……周起

演出鳥瞰批評

執筆陣容：春秋，于由，鐵流

……金陵，莘蕙，舒惠，朗劍萍等

……

……

筆陣堂堂 · 業已出版 · 均售 · 一流作家

建立戲劇批評權威！

上海書店

印

\$ 1.20

定價
0.30